西厓集 十三

世系
年譜

西厓先生世系之圖

世	名	事蹟
一世	伯	高麗忠烈王朝忌陽及第配平州庚氏及第益之女
二世	蘭玉	徵仕郎都染署令配奉化鄭氏良醞令同正洪成之女
三世	祿	檢校禮賓卿追封版圖判書配巨濟潘氏親御軍郎將允清之女
四世	從惠	入我朝嘉善大夫工曹典書配襄陽郡夫人林氏及第元吉之女後娶永嘉郡夫人權氏軍器少監揖之女
五世	洪	忠毅校尉左軍司正配善山金氏成均進士甯之女後娶昌寧曹氏興威衛保勝別將尚保之女

世	名	事蹟
六世	沼	宣畧將軍忠武衛副護軍以曾孫觀察公貴贈通訓大夫司僕寺正配淑人永嘉權氏平昌郡事雍之女
七世	子溫	成均進士以孫觀察公貴贈通政大夫刑曹參議後以先生貴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配贈貞夫人安東金氏司諫院大司
八世	公綽	通訓大夫行扞城郡守以子觀察公貴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後以先生貴贈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配
九世	仲郢	文科及第官至通政大夫守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以先生貴贈純忠積德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十世	成龍	字而見謚文忠公有三子䄂褍袗

世								
十一世	禦	長水道察訪 贈司						
十二世	元之	鎮安縣監	諫係行之女					
十三世	宜河	翊衛司翊贊	贈貞敬夫人李氏	甲山教授贈吏曹	參議亨禮之女			
十四世	後常 萬河系子	童蒙教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	春秋館觀象監事	世子師豐山府院君	配貞敬夫人安東金	氏成均進士光粹之	女
十五世	聖和	聖三						

憲府掌令								[illegible]
								百之 後第二子
		重河		萬河				章河
		後康 萬河第二子	成均生員	後章	侍講院諮議	後陽	後莊	後賓
聖民	聖文	聖泰	聖觀	聖師 後康第二子				

翊衛司洗馬 贈司憲府掌令
尚瑞院直長

袗
午之

司憲府持平 贈吏曹參判
司憲府掌令

錫河

昌河

應河

命河

經河

翼溪
參奉

緯河

後寅

後升
章河第二子

後麟

後謙
經河第二子

西厓先生世系之圖 終

西厓先生年譜卷之一

世宗皇帝嘉靖二十一年中宗大王三十七年壬寅十月初一日丁丑辰時先生生于義城縣沙村里第先生之先世爲安東府豐山縣人自六代祖典書公始卜居于縣西河隈村義城即先生外祖松隱處士金公之鄉也初先生在娠大夫人夢有人自空下告曰夫人當生貴子至是先生生

二十二年癸卯先生二歲

二十三年甲辰先生三歲

二十四年仁宗大王元年乙巳先生四歲始知讀書

二十五年明宗大王元年丙午先生五歲

二十六年丁未先生六歲受大學先生自爲兒時器度擧止如成人優辭談語未嘗與諸兒專意讀書不待父師呵督○嘗出遊江上跌墜水中羣兒愕眙不知所爲忽風浪大起俄頃已見先生在岸上聞者異之

二十七年戊申先生七歲

二十八年己酉先生八歲受孟子讀至伯夷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慨然想見其爲人至一夜夢寐見之

二十九年庚戌先生九歲隨大夫人往惟新縣時觀察公爲惟新縣監八月隨大夫人還鄉

三十年辛亥先生十歲

三十一年壬子 先生十一歲

三十二年癸丑 先生十二歲

三十三年甲寅 先生十三歲 詣東學講中庸大學 時朝廷令初選舉儒生悉詣四學講庸學先生應是講不惟句讀精熟義理奥處亦皆通貫講官大加稱歎以爲必成大儒

三十四年乙卯 先生十四歲 省王父郡守公于衎城任所旣至讀書鄉校傍有泉石之勝每於誦習之暇輒携同舍生以出竟夕徜徉樂而忘歸 十二月隨觀察公往義州任所

三十五年丙辰 先生十五歲

三十六年丁巳先生十六歲春自義州省大夫人于京師○秋中鄉試

三十七年戊午先生十七歲聘夫人李氏縣監諱坰之女宗室廣平大君之後

三十八年己未先生十八歲五月郡守公卒八月隨觀察公奉喪車南歸中路以病還京○冬歸覲觀察公于廬所時觀察公居廬于軍威松峴

三十九年庚申先生十九歲仍侍廬所先生嘗與諸友步出南溪泉石間徘徊吟詠因喟然歎曰使我得游聖門端木氏之徒可學而至秋還京十月入冠岳

山讀孟子書先生既至山寺讀書者分至集處其煩擾
移栖廢庵仗一童奴供爨俯讀仰思至
忘寢食夜深後或有打牆壁聲先生如不聞一日夜
有僧遽前謂曰獨栖空山不畏盜耶先生笑曰人固
不可測安知汝之不爲盜也僧不對而出還回門外
以示可疑狀先生猶讀書自若僧又拜曰措大年少
而志確如此他日必爲大人矣盖僧閙先
生篤學秉夜作偷兒狀欲驗其所守也

四十年辛酉先生二十歲還鄉讀春秋

四十一年壬戌先生二十一歲○七月既望觀察公
命賦坡公赤壁之遊先生即成近體
一篇有月白風清空萬古名留人去
叢千年之句李判書俊民見之驚歎八月觀察公赴
京送至南郊而還觀察公以管
押使赴京九月謁退陶李先生于
陶山留數月受近思錄等書自是潛心性理之學講
明踐履必以聖賢爲指

歸李先生大加稱賞○後先生嘗訪金鶴峯於金溪鶴峯謂先生曰吾輩從老先生久矣未嘗有一言獎許公一見先生而先生即曰此人天所生也他日所樹立必大公何以得此於師門乎又嘗謂人曰西厓我之師表先生亦嘗稱鶴峯以爲吾所不及其交相推重如此

四十二年癸亥 先生二十二歲 秋中生員進士東堂初試

四十三年甲子 先生二十三歲 七月中生員會試一等進士三等 退溪先生與人書曰而見逸駕啓迪其人凡身趣向甚嘉云 省觀察公于黃海道 時觀察公按節海西

四十四年乙丑 先生二十四歲 遊太學 時 文定王后頗信佛法有僧普雨者因緣誑惑是年三月大設無遮會於檜巖寺逾月乃罷未久 文定上仙外間盛傳普雨請齋累日以致

違豫人皆憤惋於是太學生累上疏請誅晉爾疏文多出先生手明白剴切一時傳誦久之諸生以疏不得請欲空館散去約曰敢有先就館者當加以黨賊阿世之名先生曰吾輩諫君不合而去豈無他名可稱者而必曰黨賊阿世耶諸生皆攘臂大言曰僉議歸一君何獨自執己見耶再三來迫先生終不動乃改以玷身汚名四字

四十五年丙寅先生二十五歲**春陪觀察公往定州**時觀察公出牧定州

夏還京師道經黃岡夢見伯兄謙巖公病卧憔悴驚覺淚下達曙不寐時謙巖公病滯南鄉

十月及第出身先生雅意林泉雖以父兄之命僶俛取科第非其所樂也欲及其孝有官守隨意行止退溪先生聞之以詩寄謙巖公有更攜賢季初攀挂萬事將纏欲脫纏之句

十一月選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先生二十六歲春陞正字乞假往覲

定州○四月薦授藝文館檢閱兼春秋館記事官還

朝○六月 明宗大王昇遐○八月送退溪李先

生還鄉追至廣津有送別詩以咨文點馬赴義州是行省覲公于定州

十月還朝

二年 宣宗大王元年戊辰先生二十七歲二月乞假往省定州有靜觀齋春日有感一絶大道難從口耳傳此心隨處自悠然靜觀軒外千條柳春入絲絲不後先三月

還朝○秋奉 命曝史于星州是行取道鄉山省覲謁巖公于河陽

待敎兼如故

三年己巳 先生二十八歲 上疏論仁廟仍祔延恩殿之非
禮初 世宗於宗廟之外別立文昭殿以奉太
祖及四親神主以事生之禮事焉 成宗追崇
德宗以 睿宗已祔文昭祔 德宗於別殿號曰延
恩殿及 仁廟薨 明廟即位時議以為 仁廟祔
則 世祖當祧而於 明廟親未盡不祧則過五室
非 世宗之意於是祔 仁宗於延恩殿人皆憤惋
至是 明廟喪畢禮官請與 仁廟同祔文昭議定
而後寢及前殿皆狹窄不容六位乃於寢東加造一
架屋並前為六室而祧 世祖主各位以次而祔獨
前殿祫祭時 太祖居中四親主東西相向為昭穆
之序 仁廟與 明廟雖兄弟同一位而室則為異
無餘地可設大臣與禮官再三奉審而無以為計退
溪先生建議曰前殿之制東西長南北短若依古廟
制正 太祖東向之位二昭二穆以次南北相向則
殿內有餘不必改作而亦為回事復古之義矣時李
公浚慶為首相以為 祖宗所定坐向不可改易請

仍祔 仁廟於延恩而獨祔 明廟先生上䟽陞成
樞言其非李相亦上䟽自解其意而更從羣議
均館典籍移拜工曹佐郎○乞假省覲察公于清州
時觀察公出牧清州 十月以 聖節使書狀官兼司憲府監察
赴京 時李青蓮後白為正使先生以書狀轄行至遼東道逢一狂漢酗酒作亂自使臣以下無不被
辱至先生前望見顔色即歛手致敬而去既至皇都方詣 闕少駐宣治門內太學生數百人來聚觀
先生問近日中朝道學之宗為誰諸生相顧良久曰王陽明陳白沙也先生曰白沙見道未精陽明之
學專出於禪愚意當以薛文清為宗耳有新安人呉京者字仲周喜而前曰近日學術污舛士失趣向故
諸生之言如此而君乃發正論以斥之可見深有意於闢異端矣嗟歎久之及序立班次見有道士及僧
徒各服其服序於五品之列先生顧謂諸生曰諸君
冠章甫反居彼輩後耶諸生曰國法如此柰何先生

又請序班曰俺等雖外國人豈可以衣冠之身次於
道譯之下乎序班言於禮官引二流序於使臣之後
庭中莫不動色朝罷序班引入東閣設酒食以享之
先是我使既入坐有狂漢闌入搶掠率多不得成禮
至是先生言於序班曰聞所饋酒食輒爲狂漢所掠
是以 皇帝恩賜委之於狂漢之手實爲未安不如
不入序班有慚色入報禮官久之出曰今則必無是
事回引入就位從容成禮而罷○吳公訪先生於玉
河館致慇懃之意先生以退溪先生聖學十圖示之
及先生還吳公以序及詩送之詩曰遙持使節謁
楓宸譯語何勞詢問頻已討玄譚開麗日郊鸞丰度
發陽春鵷班鵠立情難訴鴨水鴻飛恨轉新別後音
書那可得神蒿夢寐獨傷神又於扇面書兩人相別
狀以入分書開山別意四字以贈先生次其韻以答
之後同使盡往來又以書若詩遺先生書畧曰遐陬
僻壤固自有山川間氣萃鍾哲人丕繼道統以弘開
濟於一邦若在孔門即七十子其
人云先生答書并和其詩以寄焉

四年庚午先生二十九歲 **三月回自燕京** 既歸上退溪先生書略陳在燕京時與諸生問答語老先生覆書曰陸禪懷襄於天下公能發此正論點檢其迷誠不易得也 **拜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 陞修撰** 先生於經席嘗講鬼神之理設譬喻以對曰當天日開朗未有一點雲氣忽然山川出雲頃刻之間彌滿兩間雷霆震擊雨澤流注少頃雨止則廓然歸於無物此非將已散之氣藏在一處時出用之人之子孫當祭祀之時以誠意感召祖考來格洋洋如在祭祀既徹還復乎無所謂有誠則有物無誠則無物也 上又問天數人事之說對曰天數寒暑也人事裘葛也寒暑雖非人力所能移易裘葛之備則在於人此聖人所以不言天數而專言人事也先生久在玉堂慨然以格君心爲己任每入對之際精白一心積其誠意開陳義理剖析精微援引古今委曲懇惻 上每加稱賞一時士大夫皆推爲

講官第一副提學柳公希春每歎曰豈復有責難陳善如柳修撰者乎○一日入侍 經席進講畢李相浚慶啓曰惟大臣爲能薦人而用人之道又有次序白仁傑乃敢越例薦人超敘六品而所薦之人又不協人望事甚不當先生進曰所薦之人若如首相言則固不足取首相所言亦未免有病使白仁傑果得賢人既在宰列有何不敢薦之理如必待大臣薦引而後用之則草野遺賢之歎必自此始矣既退李相語人曰柳某指論吾失眞言極是云乞假覲清州未發還 朝○秋

賜暇讀書○拜司諫院正言○十二月退溪先生訃至哭之與諸及門者會哭於鶴峯所館拜吏曹佐郎

五年辛未先生三十歲乞假覲清州○三月會葬退溪先生于禮安○還 朝拜兵曹佐郎一日入直內夜半衆忽驚呼兵曹相

搏擊同直者惶怯失措先生堅卧不動俄而衆自定六月哭從祖叔父大憲公景深于長湍時大憲公為平安監司以病遞歸卒于道秋乞假歸覲安東

○欲作書堂于洛水之西厓以地狹不果因以西厓自號後名其厓曰翔鳳菴

六年壬申先生三十一歲春又拜弘文館修撰兼如故時領中樞府事李公浚慶臨終上遺疏以朝臣朋黨之漸為言上召大臣示其疏曰問朝廷朋黨者為誰外議以為謂李相欲禍士類三司各上劄論之讀書堂官鄭澈洪聖民等亦欲陳劄使人邀先生先生自玉堂同直提學尹根壽與翰鄭惟一往會之澈盛氣言當追奪李公官爵先生曰大臣臨死進言不可則辨之而已豈至追奪官爵乎澈勃然曰君何顧利害耶先生曰一身利害固不可顧國之利害亦不可顧耶今若

請削奪則吾恐有害於國體也僉議以先生之言爲是識者良久爭之不能奪遂令鄭公惟一製跋而無已甚語先生嘗謂人曰其時若不能裁抑異論使李公未免追削則其爲時政之累可勝言哉○上嘗於筵中問群臣予何如主也鄭以周對曰殿下堯舜之君也金誠一曰殿下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桀紂上色變筵中皆震慄先生進曰鄭以周堯舜之對引君之辭也金誠一桀紂之喻警戒之言也無非愛君也 上悅爲之改容仍 命宣醞而罷九月以遠接使從事官迎頒詔使于義州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先生三十二歲四月子褘生○六月復拜吏曹佐郎○七月辛卯丁觀察公憂觀察公自六月得腦後腫症勢日劇先生晝夜侍側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嘗吮出膿血及遭變哀毀踰制勺水不入口見者莫

不爲之旅游　八月奉櫬南下十二月甲申葬于天燈山金
溪之原是日返哭于河隈居喪一依朱子家禮葬前朝夕饋粥朞年不進鹽菜非喪事不言三年之內未嘗解衰絰與謙巖公遞守墓側朝夕哀省祈寒暑雨不廢每朔望則必歸奠几筵

二年甲戌先生三十三歲

三年乙亥先生三十四歲九月服闋○拜弘文館副校理辭
不赴○冬拜吏曹正郎又辭不赴

四年丙子先生三十五歲正月拜弘文館校理赴　召在道
辭還○遠志精舍成堂在村北江岸凡五間有記四月拜司諫院

獻納被 召還朝時高麗太祖畫像在豊基小白山僧舍僧徒不知尊敬爲烟塵所黷昧先生於 經席請遣使臣移安于麻田崇義殿從之○時臺諫鄭彥信等論戚里未得蒙 允銓曹遞擬論 啓臺官於北路守宰先生以爲此漸不可長即草 啓辭詣闕道遇銓郎問先生今日所論何事先生曰袖中彈文乃銓曹也臺官一開口論戚里而銓曹遽欲逐之此風一開言路塞而戚里擯諸君子處事何乃若是乖舛乎遂入論之銓官皆遞而論事臺諫得不遞遷議政府檢詳又拜弘文館典翰辭移拜司憲府掌令○乞假歸覲安東○還 朝十二月拜弘文館副應敎上疏乞養疏略曰老母今年六十五歲日迫西山悲虞滿目臣棄朝夕之養遊宦千里之外每恐藥物供給之不時以速顚仆一念至此心膽俱墜古之先王以孝爲天下使天下之欲養其親者皆得奔告於上其詩曰豈不懷

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自我 祖宗朝尤尙人子之
情多曲成之恩如蒙 聖上矜憐俾乞湖嶺間一小
縣使臣得竭其才分以治民事私以俸祿之入致養
垂死之母則非徒臣母子隕首難報於 國家孝理
之道亦有光
矣 不許

五年丁丑先生三十六歲正月拜 議政府檢詳乞暇歸覲安
東○二月省先墓于軍威○夏陞舍人辭不赴○上
疏乞養 不許○撰廬江書院退溪先生奉安文
○十月拜弘文館應教被 召還 朝與同僚論削乙巳勳籍
十一月 仁聖王后昇遐時禮官與大臣定議請上行朞年喪先生謂同僚
日明廟於 仁廟有繼統之義自 上當從嫡孫父
歿爲祖母持重服例遂詣政院 啓請改定儀節有

旨令禮官改議六臣禮官猶持前議翌日當成服

先生曰若今日不得請則後雖欲追改無及與同僚

徹夜論 啓至鷄鳴蒙 允遂定爲三年服○先是

上於經席講詩傳及卒哭後開 筵先生以爲詩

乃詠歌之辭請

以春秋代之

六年戊寅先生三十七歲春乞假歸覲安東旣而還朝○拜

軍器寺正遷弘文館應教上劄論時事○拜司諫院

司諫○七月子裀生○八月乞假歸覲安東李舍人瀣李佐郎純仁李翰林浩洪正郎可臣俞牧使大脩金翰林瞻許參奉鏘朴監役宜李參奉德弘士人權應時出餞同宿于東湖之夢賚亭各賦詩叙別先生亦有留別詩一律還朝復拜弘文館應

教先生在玉堂時倩善畫者作河隈山水圖以寓思親戀鄉之意

七年己卯先生三十八歲春拜弘文館直提學○夏四月陞

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知製教兼經筵參

贊官春秋館修撰官故事承政院所用紙極其廣厚費用無窮至是先生建請月定規限使不得濫用又使紙品不至廣厚民便之七月遞授吏曹參議辭遞○

拜弘文館副提學乞假歸覲安東上命本道致食物是行與李德弘宏仲同舟有論學有感二絕云千聖傳心道可求十年塵路未回頭相逢絕歎秋江晚理棹從君欲泝流又大道由來不二門堪憐末學逞空言居然漏泄真消息魚躍鳶飛摠一源冬復拜承旨

上疏乞養上優批不許

八年庚辰先生三十九歲春拜弘文館副提學又上疏乞養

特拜尙州牧使先生連歲乞養不得請是春登
對更申前懇 上使先生往來省
覲不許補外先生又上疏陳乞辭意悲切上優批
答之曰觀爾疏辭情實切迫予當留念至是尙州缺
缺 上問尙州去安東幾里矣吏曹對曰一日程
上曰卿成龍有老母屢乞便養可以此州授之及陛
辭 引見諭以勉從乞郡之意且曰以爾爲尙牧欲
使隣官取法耳仍詢及時事使盡言○尙爲嶺中孔
道經費浩繁一歲用度幾至萬石先生縮節浮費自
奉甚簡終歲所支不過數百石嘗言官吏廉謹雖著
而無遷敍之路故寧貪汚以肥其家是豈重名故
也曾無養廉之具而罪其不廉是豈 王制責人廉
能廉善之意乎嘗欲 啓請制吏祿如 中
朝吏有月俸例每稍考勤慢以升降之未果 奉大夫
人自河隈往尙州任所大夫人素患羸眩方議舁行時久旱水淺臨發大雨連日
溪澗皆漲遂以舩艓前導由
江泝溪達于城外觀者榮之 作文諭童蒙師長先生爲政

以禮義爲本每朔望率諸生謁先聖廟訖退坐明倫堂講論諸生所讀書微辭與旨反覆譬曉因寺授業各有條理嘗謂士習之偷蒙養之不正也風俗之壞鄉約之不行也各里擇差童蒙師長及鄉約有司作文以諭之大畧以敦五敎爲先勸課誦讀意懇到凡所施爲動遵古昔朞月之間學政一新風化大行及辭州事州人立石頌德且欲建生祠先生遺書所親止之　十月子端生

九年辛巳先生四十歲　正月又拜弘文館副提學被召還朝上疏乞解職歸養　不許○乞假歸覲安東秋還朝先生每往來家鄉必廣詢民瘼還朝輒　啓故事水軍之立番者每十人以一人爲長而領一船名曰領船使之輪番作隊三日相遞各供其主將而爲主將者徵索無藝云人不能堪先生廉知其弊啓請革之後先生歸覲安東有水軍數百人遮道羅拜祝手頌德　冬無氷與同僚障

劄十條一曰修實德以答天心二曰嚴內外以肅宮
禁三曰審治體以立規模四曰重公論以整
朝綱五曰覈名實以用人才六曰恢公道以杜倖門
七曰養廉恥以清濁俗八曰明政刑以挫奸細九曰
祛積弊以厚民生十曰崇學術以正士風 上優批
答之仍問製此疏者為誰同僚以先生對 上曰然
非副學不能為也 承 命抄進大學衍義

十年壬午先生四十一歲春拜司諫院大司諫時先生乞假歸覲承 召
還朝○先生在諫院建言三事其一遵 祖宗舊事
之規以盡勵精之實其二復大臣署事之法以立朝
廷之體其三開臺諫獨 啓之路以祛雷
同之弊議雖不行識者韙之後作諫臣說 七月子袗
生○拜承政院右副承旨冬 特旨陞都承旨時王黃二
天使出來 特命為都承旨先生策應劃務動合
事宜以至相禮儀導言語皆中規度 天使大加敬

歎每語及必稱先生而不以爵九燕饗酬酢之節亦必問之而後行及 天使還 上賜先生錦袍以賞之陞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承 命撰進皇華集序

十一年癸未先生四十二歲正月拜弘文館副提學乞假歸覲安東上特賜虎皮褥使歸遺老母先生上疏陳謝跋晦齋李先生九經衍義○二月北虜種落尼湯哈寇邊承 召還朝上封事○又應 旨獻備邊五策一曰杜禍源二曰定戰守三曰察虜情四曰給饋餉五曰修荒政○時朝議欲潛師入虜境兇蕩覆巢穴先生曰賊虜犯順固有罪矣堂堂大朝不能辨罪致討乃欲潛師掩襲並殺老倪是豈王者字物之仁乎議遂寢五月乞假歸覲自東

西黨論始起先生已深憂之與同志諸公力爲和平鎭定之計而卒不能如意至是朋比益甚互相擠援先生不樂在朝大夫人亦老病以覲便退處鄕曲 七月 特授咸鏡道觀察使以親病辭不赴先是宗室慶安令瑤請對言先生及金孝元李潑金應南等四人可補外以靖朝論至是上以先生特授咸鏡監司先生時在鄕家以大夫人病甚上疏辭鄭右相芝衍陳劄以爲久侍經幄之儒臣不宜特授邊任金東岡宇顒亦上疏言頃日慶安令瑤輒詣柳成龍等爲專擅朝權而欲斥遠之成龍等俱以淸名雅望取重士林實惟帷幄之寶臣瑤言一出士類寢不自安云 九月拜成均館大司成辭不就○十月拜慶尙道觀察使上疏辭 不允十月赴朝謝 恩疏畧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東西南北惟命之從不擇夷險死生以之者與臣子之節也臣有老病垂死之母不能專意供職

瘝曠居多至於前日関北之任出於拂拭收錄之絕
恩臣尤當奔走就道少效涓埃而不幸母病方革
稽出門臣實不忍更上辭章得蒙 恩遞時平則享
彝叙事難則擇便宜所謂臣子之節掃地盡矣不自
意南道之寄再出陷甄稍近母傍於臣一身榮幸莫
大勞前既不得赴北今兆南方實涉於辭難就易舍
遠圖近 之嫌臣雖至頑公議云何伏願 聖慈察臣
至懇亟 命鐫解新授職名使臣於老母未死之前
有以相保於田畝且於 職日尋繹舊 聞補塞罪過則
天地父母保全終始之 恩萬萬矣 傳曰觀此語
意不過聞有人言而意不自安耳夫柳成龍誠賢士
朝臣之傑然者也只緣有老母未能每召之耳今可回
諭曰卿有老母家在本道故 今以卿為觀察使宜赴
任勿辭先生不得已趍朝謝 恩訖過辭領相朴公
淳朴語及時事曰許曄叔等被罪數也非人也先生曰
李泌有言曰君相不言命今公居造命之地豈可委
之命數而不歸諸人事乎朴默然良久問所欲言先
生曰我國家未嘗以論事罪言官今許篈等三人

罪輕罰重朝野危惧惟公思所以觧之朴曰吾方與叔獻早夜圖之者此也○嶺南地廣民衆務煩劇先生至則左酬右答剖决如流公以處事信以御下蠢殘革弊䖍心為治居數月政化普洽綱紀振肅吏民相戒不敢犯法

十二年甲申 先生四十三歲 夏以旱上狀請决放諸邑罪囚

○行部到晉州訪崔司畜永慶于其家 永慶有孝行自漢陽移居晉州結廬於萬竹間與一鶴處其中達官有到門求見者其所不喜輒拒而不納先生素聞其名為造其廬崔公欣然出迎設酒款叙酒酣語及當世事驚人 七月拜弘文館副提學校

召還朝 先是蘓齋盧相守慎自尚州被召還朝上問慶尚監司為政何如對曰公明仁恕一道稱治 上曰然其人有才有學予知之久矣至是有是 命 四辭遞八月復拜

上疏辭諱官第一人之語 上溫諭不許有承 命製進文山集序○

陛拜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事

弘文館提學上疏辭 不允疏畧曰夫爵命之施初非一道太上以德其次以才其次以勞其次以久若非此數者而無故得之則於政為失授於身為不祥臣既非才德之選又非年勞之積而躐躋踰越巍然宰相之列其於政體何如也物情何如也臣以嶺外寒賤愚騃有素學不通方材不適用加以稟質尫羸疾病纏身識量昏淺觸事迷罔斯豈當事應務之器乎不幸 寵命荐下涯分漸踰欲奮身自厲則才力綿薄欲退安愚分則 天眷愈厚臣之處勢孔艱而為心甚悲矣古之君子於一資半級之除或有終歲力辭抵死而不居者必其心有大不安者而難於冒昧耳如蒙 聖明俯察臣悶迫憂窘之狀 特許鐫改則其在臣身至榮且幸 答曰覽卿封章可謂誠出於肝膈矣然予之擢卿非有所私

寵於卿爲國家也人主用人誠非一道古之人有崛起耕漁置於巖廊而若固有之未聞有辭退之言是果昧於進退之節貪冒無恥乃如是耶古之人君於其臣也有臣之者有友之者又有師之者卿十載經幄一德無瑕義雖君臣情猶交朋論其學非章句之儒語其才足以當大事知卿莫如予也宗伯之長惟卿克諧欽哉就職毋 上溫批不許且爲更辭予言不再 又上疏辭爵命該曹除讓巖公近地守令便養老毋

移文館學諸生

其畧曰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以安先生之意

則具仁義禮智之理其道則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聖人之訓迪教導使之復其性者雖爲術多端大槩不過欲使五者之間相親相敬而已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嗚呼天下之理豈外於事親從兄之間而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亦未有舍是而他求者也至於小學一書乃子朱子撰集聖賢格言古今善行爲小子培養德性之根本而其終始惓惓者惟在於隆師親友入孝出恭

正容謹節篤實謙退不言人過惡不言朝廷得失而已何嘗教之以凌侮尊長詆議父兄競辨爭勝爲道也近得　中朝鄉校禮輯書抄童子禮爲一卷以便童蒙訓誨之資又令館學諸生依朱子家禮時習冠昏喪祭等禮登降揖讓之節諸生誠能熟講而力持之毋太拘迫毋至怠廢遊泳從容以至於欲罷不能則所謂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心不待勸勉而油然自生矣○又須鄕約于八方惓惓以敦孝悌興禮讓爲化民成　俗之本

赦後陳疏請伸理被罪諸人許葑等竄北邊久未伸理故疏論之

十三年乙酉先生四十四歲三月承　命製進精忠錄跋㊦

四月子禕歿○上疏乞退時義州牧使徐益上疏云鄭汝立寄李珥書有巨奸尚在之說巨奸盖指柳成龍也　備忘記曰柳成龍君子也雖謂當今大賢可矣觀其人與之語不覺心

服豈有學識氣像如彼而乃是巨奸之理何物膽大者敢爲是言乎先生於是上疏乞退歷陳五當去曰

殿下之寵臣既厚而無一事裨益 聖化此一當退也臣讀書粗識義理顧於末路得此題目若不知退廉恥掃如此二當退也嘗令人持私見各有左右進道人心壞敗日甚如臣孤根弱植學足發言便成瘡痏此三當退也臣之老母長在病中餘日無幾千里離違動經時序菽水之養一失難追此四當退也臣稟氣衰弱職事紛擾與少心力散失殆盡以此制事寧免愆違惟宜乞身丘壑溫理舊業以冀桑榆之補此五當退也敢望 聖明曲賜陶甄許令鐫罷 不許 乞假歸覲安東○還朝

承命校正圃隱鄭先生文集 仍撰年譜及文集跋

十四年丙戌 先生四十五歲 啓論擇駙馬事 時有 命擇駙馬毋避李姓異貫者蓋有所屬意也先生 啓曰禮不娶同姓遠嫌也劉聰納劉殷二女爲妃所出絕異而綱目書

之以為夫半雜糅唐宋以來尚公主者皆以異姓惟唐昭宗取李茂貞子為駙馬此則為強臣所迫實不可為法也事遂寢未久 上命以王子義安君繼福城君後先生回 啓曰禮繼後取子行不取孫行福城於義安為從祖諸侯別子為宗他日立廟則為有祖而無禰臣意當取諸宗室中子行不當以 王子為之始先生為 啓草時參判黃廷彧以書抵先生曰義安繼福城於禮無妨先生援引禮文以答之翌日書講廷彧進 啓義安可繼福城後 上愕然曰禮書公事不然卿未聞耶廷彧曰此非臣之意也 上默然既退其事遂成

三月乞假還鄉上疏請解職名 ○南溪書堂成 堂在軍威先塋之南先是觀察公欲作墳庵未就至是始成之堂曰霜露齋曰永慕以爲齋居之所東有玩心齋鳶魚軒以處諸生受業者北有三靜齋募僧居守霜露堂前有愛蓮堂鳶魚軒外有養魚池西麓有招隱臺東巖有詠歸基臺下大川名以斆逝軒東小溪名以倚節合而稱之曰南溪精

舍有南溪十二詠及諸作 自南溪往覲仁同 時謙巖公奉大夫人在仁同任所先生以河隈距仁同稍遠遂近就南溪日使僮僕問安每旬覲往定省而不由官路人不知爲牢相行也○先生讀易於南溪精舍如淡攻苦人有饋生魚者先生曰聞其也奉養不充有餘力及我耶不受 玉淵書堂成 先生既作遠志精舍猶恨迫近村閭就北潭欲作小宇爲終老計有僧誠弘者自請幹其役資以粟帛越十年乃成名曰玉淵有精舍雜詠及記 撰吉冶隱砥柱中流碑陰記 又有吳山書院奉安文 累 召不赴○具栢潭訃至哭之 有祭文及挽詞

十五年丁亥 先生四十六歲 三月被 召西行在道辭還又累 召不赴 有齋居讀易詩一絕窮簷讀易歎吾迷晨起研鑽至日西莫道羲文消息遠蘭

(窓春鳥嚶聲啼)

編次退溪先生文集(先生嘗與李五峯書曰老先生文集與金士純編次於屛山院中欲更有所商訂不意宣城人遽用草本入梓其中有曾經先生手自刪去者尋常繙閱未嘗不慨歎云)

十六年戊子(先生四十七歲)以同經筵赴召在道辭還

○累召不赴(有蘋蕪坐樓秋思一絶千古義文學三年蕪坐心意中蒼壁立吟外暮江深)

十月拜刑曹判書被召還朝兼藝文館提學(先生赴召)

上引見論學回問及王陽明致良知及心即理之說 聖意不甚以爲非先生剖析甚詳 上傾聽忘倦曰學當以程朱爲宗師不可他求又曰 爾卿久處林下多讀古人書今見卿論議果然後先生入 經筵又極陳陽明心術之非學問之謬盖 聖學高明不屑於章句訓詁之學 天語往往有過高處先生

夏之前後勸戒極其深切 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上疏辭 疏畧曰臣聞用人之道如匠之用木小者
不可强之使大短者不可引之為長如或易置即成
棄材是故人君以視任選才為明人臣以量己處職
為忠今以臣之才量臣之任其為不近不待智者而
知之奈何以血指汗顔之拙而當大匠之斵乎欲望
殿下愼之重之更詢大臣速授可堪之
人使重任不至久曠朝廷之幸也 不許 又上疏辭
不允
十七年己丑 先生四十八歲 春拜司憲府大司憲○拜兵曹
判書兼如故○遞拜知中樞府事兼如故○又拜司
憲府大司憲○六月承 命製進孝經大義跋○乞

假歸覲安東○七月夫人李氏卒 時先生自朔還朝至廣津聞訃 九月送夫人喪歸安東 時倭使來在都下求通信使朝廷多事不得乞假送喪至新川而還 又拜禮曹判書○十月鄭汝立逆獄起累呈辭不允上疏自劾 初先生在鄉家累召不赴白惟讓以勸起之意通於鄭汝立至是

汝立獄事起其書為朝廷所得而先生姓名出於
惟讓供辭先生以此累請遞　不允乃上疏自劾其
畧曰今此逆賊之變出於搢紳之間凡平日與賊稍
有半面之分一書之通一辭之相許與者莫不慚痛
震悸況以無形無據之說橫被連涉於文字間一時
禍患固所不論而萬世之下其辱猶在思之至此不
覺傷痛臣於十餘年前聞有鄭汝立者頗以讀書勤
學為名繼聞其人高自標置妄以己見凌駕先正臣
已不喜其為人厥後聲稱漸盛皆欲薦入要路惟李
敬中為銓郎時極力排之外議喧藉皆以敬中為娼嫉

賢士竟斥敬中於銓曹台是幽路一啓更相推譽然
臣猶以前日之見不喜其人臣之儕輩聞敬中之言
者亦多不取以此汝立於臣等蓄怨積憾必欲乘時
嫁禍甚在湖南也通書京中指臣爲巨奸及徐孟蹟
出其事始露幸蒙 聖明諒察免臣於罪過之中而
臣亦自是不安於朝退在田野夫人之難知也久矣
雖 聖人不能保其既往始焉此賊粉飾文字之末藉
爲詭異之行眩惑一世前後士類一切陷其術中間
或有窺見幾微者但憂其反覆不靖而已豈知爲惡
之至於此乎以今觀之先知汝立奸狀者惟李敬中
一人而已臣於逆賊前有不取之心後有察微之幾
而不得早以一言披露其奸狀以此負國罪無所逃
流放竄殛實所甘心萬一 聖明憐臣心迹放歸田
里使之杜門省愆羞愧以死於臣幸甚 上優批答
之曰卿之心事可質白日予知之久矣少勿介念時
鄭相澈爲委官治獄不平一時士類連累者多及先
生疏上 上命贈李敬中官爵而名流被誣者稍得
脫免時議以爲先生一疏之力也都中人士莫不傳

誦婦人女子亦皆譯以方言而讀之○時湖南人丁
巖壽等上疏構陷士類先生亦入指斥中上引見
先生特加敦諭仍
命拿治巖壽等特拜吏曹判書時鄭相澈以嶺儒
爲護逆欲逮遣鞫
史按問一日諸宰會賓廳領相李山海謂澈曰公欲
按問嶺儒禮判是嶺人何不問其虛實澈厲聲謂先
生曰聞嶺儒以逆賊爲寃至有欲爲伸救者不可置
而不問先生曰嶺儒其麗不億今遣人將家到而戶
詰之耶抑將摘發某某而問之耶公必欲成此事將
大失一國之望矣旣罷出澈入路邊人家遣人邀先
生先生詣之澈起迎曰此吾妹夫桂林君家也仍召
主人出拜曰此輩在山邑車載將刑而幸免者也先
生曰若然則公之治獄尤當詳審仍曰嶺儒接問之
擧實是意外澈曰儒生乃公論所在而不知逆賊之
爲逆賊是以欲遣人曉諭耳先生曰公若以至公治
獄則人將不待曉諭而自服不然雖家置一喙何益
公身爲大臣豈可驅一道之人置之不測之地如東
漢黨錮爲耶澈曰公言若是吾當置之明日澈猶執

前議請追御史先生適於是日爲銓長以吳億齡爲
人沉靜謹愼可遣遂以應 命嶺南竟無事○李參
議瀣遠竄邊塞親舊無敢問者先生使書吏送之
國門外李以詩回謝有三千里外遠遷客七十七歲
多病翁之句旣而更被拿鞫死於杖下先生送綿布
以賻之○ 上命六臣及諸宰議籍沒李瀣李浩白
惟讓等家財先生議曰罪人必承服而後有籍沒之
法今此數人皆不服而死籍沒殊爲未安議竟不行

十八年庚寅先生四十九歲 四月乞假歸覲 上以 內殿
御服賜之令歸遺老母仍 命就養京第上以先生往來省覲不得久在朝 令將母上來仍 命所過列邑給從頓護送 五月二十日庚申葬
貞敬夫人李氏于軍威○二十九日己巳陞拜大匡
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六月承 召還朝

累辭 不允○草疏擬論救崔永慶不果上 永慶爲奸人所誣逮繫京獄先生嘗遇鄭相澈於 闕下問永慶獄事如何且言此人有高士重名獄事不可不詳審澈勃然作色頗有憾恨永慶爲先生據理論辨澈曰公旣有此懷何不爲 上言之先生曰此大獄外人豈敢言惟從獄之人乃可伸理耳後數日永慶蒙赦出獄司諫院 啓請還囚永慶前在獄已患肺瘻及再入疾轉劇求藥於先生卽劑藥以送欲上疏伸救疏旣成更慮無益而反重其禍不果上 錄光國功三等封豐原府院君 賜輸忠翼謨光國功臣號以改正 宗系勞績茂著故也

十九年辛卯 先生五十歲 二月 特命兼吏曹判書固辭不允先生上章力辭以爲我 國自累代以來鮮有以三公兼吏判者如臣無狀固不足道他日或有欲執朝權者以臣籍口則是 國家無窮之害自臣而始臣不忍以身啓此釁 上曰有人於此

身在相位把弄朝柄專擅之狀不一而足此豈兼吏
判而然乎卿宜供職勿辭使周給得宜朝著清明肅
拜日又固辭不許且命招吏曹判書崔興
源 教曰此後凡大小除拜一從兼判書之言陞左
議政兼如故○請遣使陳奏倭情於 天朝 從之
時通信使黃允吉等回自日本倭答書有率兵超入
大明之語先生謂當即具由 奏聞首相李山海以
爲 皇朝若以交通倭國罪我則無說不如諱之先
生曰使价往來自國之常事成化間日本因我求貢
中國即据實奏聞 天朝降勅回諭前事已然今諱
不以 聞於大義不可况賊若實有犯順之謀從他
處 奏聞而 天朝反疑我國同心隱諱則其罪不
止於通信也朝廷多是先生議者遂遣金應南等馳
奏時福建人許儀後陳申者被虜在倭中已審報
倭情及琉球國世子尚寧連遣使報聲息獨我使未
至 天朝疑我貳於倭閣老許國曾使我國言朝鮮
至誠事大必不與倭叛未久應南等賫奏至朝議始

釋然　皇帝降勅嘉奬　上傳于先生曰自遼東咨
文來後過用隱憂不圖今者至蒙　奬勅展閱未終
不覺喜躍此由於卿
等運籌周旋之忠　薦刑曹正郎權慄爲義州牧使
并邑縣監李舜臣爲全羅左道水使時倭聲日急　上命備邊司各
薦才堪將帥者先生以慄舜臣應　命二人時在下
僚未甚知名後皆爲中興名將而舜臣功績尤著
請以李鎰代慶尚右兵使曹大坤　不許時在朝武將中李鎰
最有名曹大坤年老不堪閫寄先生　啓請以鎰代
大坤兵判洪汝諄曰名將當在京都鎰不可遣先生
曰凡事貴豫況治兵禦敵尤不可猝辦一朝有變鎰
終不得不遣等遣之寧早往一日使豫備待變不然
倉卒之際以客將馳下既不諳本道形勢又不
識軍士勇怯此兵家所忌必有後悔　不答　請修
祖宗鎮管之法先生日以倭寇爲憂凡於備邊一
事竭盡心力與備局諸臣相議

啓請修鎭管之法大畧以爲　國初各道軍兵皆入屬鎭管有事變則鎭管統率屬邑之兵以聽主將節令一鎭雖或失利他鎭次第嚴兵堅守不至於靡然奔潰往在乙卯變後始改爲分軍法散屬各邑於巡邊使防禦使助防將都元帥及兵水使名曰制勝方畧於是鎭管之名雖存而其實不相維繫一有警急必將遠近俱動使無將之軍先聚原野將不時至而賊鋒已逼則軍心驚懼此必潰之道也大衆旣潰難可復合此時將帥雖至誰與爲戰不如更修　祖宗鎭管之制平時易於訓鍊有事得以調集且使前後相應内外相倚不至土崩瓦解於事爲便事下各道慶尚監司金睟以爲制勝方畧行之已久不可猝變事遂寢其後賊報至聞慶以下列邑之軍先聚大丘待巡邊使不至遂望賊先潰李鎰至尚州數日招集僅得農民數百卒以是大敗

七月　特命兼弘文館大提學固辭不允

大提學黃廷彧罷　上問首相李山海曰誰可代者山海以先生對　上曰是予意也翌

日 召諸大臣令薦主文衡者且曰勿拘常例務在得人大臣以金誠一李德馨李誠中三人薦擬 上曰可罷常格令左相爲之先生極陳其不可冒受之狀 不許

二十年壬辰 先生五十一歲 三月倭使至境上請遣使宣慰不許倭使對馬島主平義智至釜山浦言日本欲朝貢 上國而無路得通若朝鮮爲之奏聞則無事不然當有變我爲貴國藩臣故不得不告時朝廷方答通信論議紛然先生請遣文官一人往慰之因問其情議竟不行義智留十餘日不得報怏怏而去 四月與判尹申砬論兵事 時砬巡視邊備自黃海道還先生問今日賊勢難易如何砬甚輕之以爲不足畏先生曰不然往者倭但恃短兵今則兼有鳥銃長技不可輕視砬遽曰雖有鳥銃豈能盡中先生曰 國家昇平日久士卒怯弱若果有變極難支吾吾意數年後人頗習兵或可收拾其初則吾甚憂之砬都不省悟而去

壬寅倭大擧入寇報至與諸大臣請對 不許即

啓請分遣諸將防守 以李鎰爲巡邊使下中路成應吉爲左防禦使下左道趙儆爲右防禦使下西路劉克良爲助防將守竹嶺邊璣爲助防將守鳥嶺 特命兼兵曹判書總治軍務 時李鎰欲率精兵三百以行兵判洪汝諄不能辦鎰以此三日不發先生啓請鎰先行自坐備邊司抄軍三百令別將俞沃領去 入對言洪汝諄不能治任可遞於是以金應南代之

拜都體察使請懸遣申砬爲李鎰繼援 從之 時臺諫請以大臣爲體察使 上從之先生遂請是命請以金應南爲副前牧使金汝岉坐事方繫獄以其人頗有武畧 啓請貸罪自隨出闕門召募武士雲集時賊已近嶺下申砬謂先生曰李鎰以孤軍在前而後無策應之將體察使雖下去非戰將何不使猛將星馳先下爲鎰繼援耶仍請自行先生即與副使入白

以竝為巡邊使竝臨行募士無一願從者竝怒先生曰公行旣急吾所募者可先帶去吾當別募以行因以軍官單子授之竝遂行

請建儲以繫人心　許之時賊勢日急先生與諸大臣　啓請建儲使人心有所繫屬　上曰中宮若生元子處置極難先生曰宋仁宗春秋僅三十餘司馬光諸賢亟請建儲豈無所見而然　上良久曰光海君聰明好學可以為嗣仍曰予本多病且使國事至此將何顏奉　宗廟治國家乎欲傳位於世子如何先生對曰　上何遽出此敎也使世子時在　上前參決庶事可也豈可遽議此事願　聖上益齊弘福以濟艱難

請敎慶尚右兵使金誠一　從之先是朝議以倭寇為憂而嶺南當先受兵擇武弁知兵者以擬閫任　上特以金誠一為右兵使曰誠一前言倭必不來萬一有變使之突擊可也先生　啓曰誠一儒臣不合此時邊帥之任　上不許至是　命遣金吾郎拿來事將不測先生進言曰誠一前日所言意在鎭定民心不必

深咎且臨亂易帥非計請姑容貸使之自效　上猶
不聽及誠一克敵戮馘之　啓至　上謂宰臣曰誠
一狀啓中有一死報國之語誠一果能之乎先生對
曰誠一所見雖或未及其不墜此言臣可任之矣
上怒霽就授招諭使

己未扈駕西行

申砬既去都人日望捷音及敗報至城中大震
　闕內衛士與僕逃散殆盡　上召宰執議出避大
臣　啓請暫　幸平壤請兵　天朝以圖恢復掌令
權悏請對大聲呼請留守京城時羣言喧鬧幾不可
辨先生謂悏曰雖危難之際事君之節不宜如是仍
啓曰悏言甚忠但事勢不得不然請分遣　王子
於諸道使之呼召勤王令　世子隨　駕議定與諸
大臣出在閤門外中　旨以領相及宰臣數十人扈
從令先生留守京城　命未下李公恒福　啓請以
先生扈　駕從之〇李白沙恒福手記曰壬辰變
初賊逼尚州以公爲都體察使未發忠州敗報聞即
日　下敎西狩時余以都承旨在政廳聞　命入政
院　闕中已擾亂無復官序議與同僚進詣宣政門

下以便　啓事俄有內　敎命公守京城余對中使曰
顧謂盧君士馨曰　駕命一下宮中已空出城之日
從行者必少若西行盡塞而止則一水之外即上
國地方到此應有酬酢處變之事方今廷臣明敏練
達識古誼善辭命者抑其一人而已今大駕一移
則京城無可守之勢抑某留之不過為敗績之臣亯
僚皆應聲曰諾余即搆草不暇整寫授中使以　啓
駕必有裨益之事　啓請從行如何士馨頷之諸
上即允之段　命李公陽元留守後有　聖旨頗
以公受　命不行為言豈蒼黃間事　聖聰偶或忘
之歟○時大夫人就養在京師謙巖公方為司僕僉
正先生泣白於　上曰　國事至此臣當死生隨
駕乞解兄職與老母避亂　上愍然從之謙巖公所
奉大夫人南下先生泣辭大夫人慰諭之曰汝當盡
心國事勿以我為念先
生再拜嗚咽不能言　五月庚申亯　駕至臨津　上
召大臣同舟痛哭謂先生曰予用卿而猶至於此先
生頓首涕泣　上命賜酒先生號慟不能飲　上慰

之曰萬一國家中興實賴於卿須自愛先生頓首拜謝

扈駕至東坡 白沙手記曰駕幸東坡召見大臣余以都承旨侍 上叩膺曰予何往乎余對曰可且駐 駕義州若八路俱陷便可赴愬 天朝公曰不可 大駕離東土一步地朝鮮非我有也因與余辨論十數兩不肯苟合最後公厲聲曰今東北諸道如故湖南忠義之士不日蜂起豈可遽論此事余即曉公意默而止後公見李判書公著曰如見李某可語吾意何輕發棄國之論耶李某雖裂裳裹足從死於道路不過為婦寺之忠此言一聞人心尾解誰能收拾時余猶未瑩及到寧邊兩宮闈始分訛言大播西關人心不可收拾然後始服 公之先見後曰私見拜謝曰倉卒之際誤著一手致壞大勢悔恨無及公笑曰我亦當時不能明辨直曰不可而已不能無失

扈駕至開城府 啓請遣申硈守京城

且請曉諭四方合力勦賊 車駕既出狩京都人心無所憑依先生啓請令

申砬馳去與留都大將及都元帥同力守城以固人
心又以暫時出避剋期還都之意曉諭三南若有忠
義徇國之士皆許糾率民兵各自為戰合力勦捕中外
武科出身盡數抄出使之赴戰令開城府多造菱鐵
以備戰用令本道開倉賑濟饑民　陞領議政辭　不許旋罷時臺諫論首相李山
海誤國殄民請削黜　上命罷職仍　召先生入卜
相先生曰臣與山海同在相位使國事至此今山海
已罷臣豈敢自謂無罪而卜相仍下階上待罪　上
命承旨李忠元扶起上殿先生又固辭曰臣有死罪
終不敢承　命又退伏庭中　上命起出令殿上諸
宰薦當爲相者於是先生陞首相崔興源為左相尹
斗壽為右相先生引咎極辭　不許是夕竟罷免臺
以申砬等薦之也先生雖罷散而不敢後仍從行
駕至平壤時賊兵已至鳳山先生謂右相尹斗壽
曰賊之斥候應已至江外此間詠歸樓
下江水歧而為二可以徒涉若賊得我民嚮道潛渡
則城危矣何不亟遣李鎰把守以防不虞尹相即遣

鑑出城纔十餘里望見江南岸賊兵來聚者已數六百鑑悉令武士入島中射之連斃六七人賊遂退

月敘用拜豐原府院君辭 不許 白沙手記曰駕駐平壤申伯峻具元裕倡言柳某與鵝相罪同罰異不宜獨免一日三司會坐將論此事鄭子翰以掌令出避至門遇余言曰即日將論柳某余聞即趨入邀副提學洪君瑞曰萬代瞻仰在此一舉公若不盡力吾自此絶矣君瑞曰諾此吾志也即入大言事遂寢時公退伏私邸不敢入公堂余詣見雖辭引過而已 承命

接待 天將 時還東聞倭犯我國亦久都城不守車駕西遷又聞倭兵已至平壤甚疑之以為倭變雖急不應猝遽如此或云我國為倭先導於是使鎮撫林世祿來探倭情先生與之同上練光亭指示倭使世祿亟求回咨馳去

請堅守平壤 不許 初朝廷聞賊兵將近皆請出避先生曰今日事勢與在京時異京城則人心崩潰擧欲守之不可得也此城前阻江民心頗固且近中原

地方若堅守數日 天兵必來救猶可藉以却賊不然從此至義州更無可據之地勢必至於亡國尹左相從先生議至是賊見形于大同江邊宰臣奉廟社主並護宮人先出於是城中吏民作亂挺刃橫路縱擊手之墮 廟社主路中先生聞變至宮門外招一士官年老者諭之曰汝輩欲竭力守城不欲 車駕出城可謂忠矣但因此作亂驚擾宮門事甚可駭且朝廷方 啓請堅守汝輩何事乃爾平壤人素信服先生即棄杖叩謝而退時已定出城議而不知所適朝臣多言北道地僻路險可以避兵先生固爭曰車駕西狩本欲倚仗 天兵以圖興復耳今旣請兵而顧深入北道爲賊兵所限隔則 天朝聲聞亦不可通况望其藉力恢復乎且旣入其地而賊兵隨至則勢窮地蹙又可北走胡乎今朝臣家屬多避亂于北道各顧私計皆言向北便臣有老母東出避亂必流入於關嶺間以臣私情言之亦豈無向北之心哉只爲 國家大計不與人臣同故敢此仰達因嗚咽流涕 上惻然曰卿母安在予之故也 大駕遂向

寧邊先生以接 出平壤追及 車駕於博川時以旱江水日
待 天將留
燹先生謂尹相曰水上多淺灘早晩賊必由此渡何
不嚴備金元帥命元曰已令李潤德守之先生曰潤
德輩何可倚仗指李巡察元翼曰公等會坐一處無
益於事不可往護江灘耶李公曰敢不盡力即起去
先生將承 命接應唐將不參軍務默念事機不如
早迎唐將以來庶可有濟日暮出城明日至安州遣
東鎮撫林世祿又來受咨文送 行在翌日聞 車
駕次博川馳詣之入對言平壤形勢賊必由淺灘以
渡宜多鋪菱鐵於水中以備不虞又啓平壤以西
江西龍岡甑山咸從等邑倉穀多人民衆聞賊兵已
近則必驚駭散亡宜急遣侍臣一人鎮撫之且收兵
為繼援臣事急不可遲滯請達夜馳去以迎見唐將
為期遂辭出道陽賊已從淺灘渡我軍
盡潰大驚即馳報 行在夜入嘉山郡留定州擒亂
民刼倉者自 車駕出平壤人心一㞐解所過列邑倉穀皆為亂民所搶掠是日 車駕自定州

向宣川　命先生留定州鎭撫適見刼倉賊數百來
聚倉下先生慮其難制以計捕得纔至者八九人卽
令薙髮反接徇于道路曰擒刼倉賊將行刑於是已
聚者皆惶駭散去定州倉穀由此得全而諸邑刼倉
之患亦絶發定州追及　車駕於龍川○遣從事官洪宗
祿往龜城輸致糧餉向時郡邑人民聞平壤陷盡竄山谷先生行到郭山呼從事官洪
宗祿曰沿途倉儲一空　天兵雖來何以接濟此間雖龜城一邑儲峙頗優而聞吏民盡散輸運無策君
久任龜城其處人如聞君至雖隱山谷必有來見者君亟往諭品官人吏悉一境之力輸到定州嘉山
可以濟事宗祿慨然應諾而去到義州拜上啓辭條陳時務初啓畧曰一
賊兵方在平壤而黃海江原郡邑尙多完全南方大軍亦在水原若又招集散亡嚮導唐兵分數道蹙之
則賊必棄城南走頃諭黃海京圻三南等道公遠設伏處處抄擊且令舟師邀截海路一帶據平壤賊勢

或乘夜掩擊或分勦散出之賊且令觀察使招呼散
卒遣詣 行在一平壤以西三路之中博川泰川最
爲關重爲江邊列鎮安危之所係今定州已有都元
帥龜城泰川亦當置一將令與定州相爲掎角耀兵
備禦然後一道可保一唐兵獨當一路由定州一路
由宣川出平壤之西又使一將調發寧邊以東諸邑
之軍出於平壤之東使賊兵如在圍中一土兵精勇
倍於南軍如有應募者各別賞勸使之興起且民生
困極本道尤甚凡干辭端一切蕩滌一本道財穀幾
盡散失若 天兵蕩平倭寇則宴犒饋遺之資將何
辦出預宜料理以備其用一事機方急而人心易解
酬酢稟應每多後時宜令備邊司凡所施爲急速舉
行一國綱解弛宜令以棄官爲能事將帥以奔潰爲
良策宜申明約束繩以軍法一軍功等第務要均一
發賞急速施行使之激勸再 啓畧曰一江邊土兵
累次調發豈無怨苦之心宜撫恤其妻子生者量給
銀兩死者尤加優恤如任旭景李宣等忠烈特異宜
令別加褒恤以慰忠魂警動人心一成羣攻劫之類

非必盡爲亂民不過爲飢餓所迫守令不能存恤而
然亦可多般知委許令各率徒衆斷賊自效有功則
賞同平人一土兵雖聚而軍器蕩然沿邊列鎭及內
地郡邑弓箭多寡急宜知數臨時取用一武班出身
當初爲李鎰申砬軍官者其數亦多一散之後不復
收拾宜令檢察使分道招呼使之來赴 行在一火
炮匠亦宜招集打造以備戰用一賊兵近在數百里
內奸細譏察不可不嚴令城內及軍中別爲標號使
相識 請以平安虞候金星報嚮導天將時天兵朝夕過江
別
朝廷使青水萬戶趙鵾爲嚮導先生以鵾名位卑微
且非統御才本道虞候金星報於見在武官中稍勝
白之
遣上劄論遼東咨無陳事宜時中朝疑我國與倭連謀遼東咨文有
詰責語先生上劄言我國本無失道致兵之事終始
不過爲 中國守義不回以至於此是則天地神祇
實所鑑臨惟近日人情於應對辭命之間不能據事
盡言每欲遮藏掩覆欲說不說使我國本情無以暴

白故 中朝於我初無嘉奬矜悶之意而反有督過
之語曰歷陳近日 中原之疑我者有七請令該司
登時逆報痛陳明白又曰歷觀前史凡享國長遠未
有不中衰而復振者況我 國家仁深澤厚豈有一
爲狂寇所乘而終至於不可爲哉惟願堅定 聖心
於興衰撥亂之地申明賞罰振作士氣以爲死中求
生之計 七月請先遣從事官辛慶晋整齊一路芻糧時
天兵將出糧餉調度事急先生累次移文申勅而人
心渙散守令多不能奉行恐臨時誤事欲自行撿勅
而病甚不能自力遂 啓陳給糧
事宜請令辛慶晋先期馳去整齊 甲子自請出治沿
遼糧餉 遼東副摠兵祖承訓率兵來援報先至時先
生病痔苦甚 上命尹相出治沿遼軍食先
生 啓曰 行在時任大臣只有尹斗壽一人不可
出臣雖病猶可自力一行 上許之先生力疾詣
行宮拜辭 上引見先生病不能行匍匐以入陳一
路糧餉事宜既出 命賜熊膽臘藥多至所專驛吏

辛一空摽覓村落得數人而至先生勉諭之仍出一空冊錄其姓名示之曰後日當以此等第論賞其不在此錄者事定後當一一行罰旣而來者相續皆願書名于冊先生知人心可合卽移文各處使例置致功冊書功勞多少以憑轉報施行於是聞令者爭出搬運柴草架造房屋排設釜鼎數日之間心事稍集先生以爲亂離之民不可督迫至誠曉諭未嘗鞭撻一人前至定州洪宗祿盡起龜城人輸運米豆到定州嘉山者已二千餘石先生猶以安州以後爲憂適忠清道牙山倉稅米載船將向 行在到泊於定州立巖先生喜甚卽馳 啓曰遠穀適至如期似是天賚中興之運請並取以補軍糧又督造大定江晴川江浮橋先生前往安州調度

丙子祖摠兵進攻平壤不利而退先生啓請仍留安州以鎭定人心且待後軍之至○遣曹好益募兵江東好益以前都事募兵赴行在先生遇於良策驛語之曰天兵將

至公毋往行在可還江東仍行召募與天兵會平
壤以助軍勢好益從之先生遂　啓其由為起兵文
移援好益且助以軍器好益去聚
兵數百人出陣祥原邀賊多斬獲京畿觀察使沈岱
岱自行在將赴任所見先生於百祥樓語及
來訪　國難慷慨憤激直欲犯矢石親與賊确先生
戒之曰君書生臨陣突擊非其所長君部下揚州教
使高彦伯者勇力善鬭君但收拾軍兵使彦伯將之
可也後聞岱不畏賊每巡行必先文知委如平日建
旗鳴鼓出入賊藪甚憂之申書戒勅岱猶不變未久
果為賊所襲死八月仍留安州先生自祖摠兵敗還日夜望
天兵復出自秋至冬當寢
處百祥樓南意庭闌北望
行在寢食俱廢見者憂之九月上劄請勿許建
胡入援時建州衛撻虜聞我國有倭寇聲言欲率兵
入援先生憂其終為國家禍本上劄方陳
其不可曰唐時安史之亂乞兵於回紇吐蕃遂被其
禍今我勢方急不能制其進退之命號或多率士馬

膺江來住名爲救援而其意難測
當何以待之請令邊將善辭止之十一月在定州上

劄陳時務劄畧曰　國事危急至此所賴者人心也
人心若解則益無可爲凡軍功爵賞越即
施行以懲古人賞不踰時之義且軍民捕賊所獲即
與其人使愚民知殺賊之利爭起討賊則賊勢庶幾
少衰矣江原一道山峒之間射獵爲生者其數不少
若購以重賞使之散伏草樹間出設勦捕則賊之往
來北路者首尾斷絶東南形勢可以相通矣京城收
復之計則當以京畿一路分爲三道迭爲犄角賊少
則分兵設伏賊多則合兵攻勦又使湖西南關東三
路之軍與之合勢或引其前或推其後齊心一力四
方雲合則賊若置中之兎而京城之中亦必有內應
相嚮者矣今嶺南人心頗奮勵刻意討賊而軍糧民
食蕩然無餘若嶺南左道潰則右道不可保右道潰
則兩湖次第受兵而八方無一乾淨處矣今聞湖南
年事稍稔請令湖南之粟次次輸運於嶺南又別議
募粟之官悉心區處以救塡壑之患然後南方可保

矣四方邊報酬應一刻急於一刻昔秦時請事之人
留司馬門三日不得報而識者知秦之亡臣願今日
邊報劃即施行夜以繼日可也且賊慓悍輕生善於
突鬪我國主兵諸將不能回勢利導每以烏合之卒
約日徐趁瞭望不審斥候不遠而賊之間諜甚多凡
我動靜彼先知之臣意請抄選精銳混其服色散布
遠邇隨其所遇輒爲攻勦又不定其處所使賊莫測
多少且於城內設機挾刼則賊必騷然不得休息而
其勢大困此等布置十分量處毋失幾會可也十二月拜平安道都體察使
○獲賊諜金順良斬之先是奸民金順良者持體府傳令及秘密公文入賊中示
之賊賞一牛使更探報先生捕得之嚴鞫得情其徒之爲賊耳目散出各陣者凡四十餘人我國機密事
一一通告至於山川形勢道路迂直行軍日期使賊無不知之先生大駭即馳啓 行在又按名急通諸
陣捕之斬順良以徇自是奸黨散
落未久 天兵大出而賊不知
移文四方使各起

兵赴難文至無不感激揮涕爭起赴難雖緇髡之徒亦皆相聚討賊　天將李提督如松帥四萬兵至安州先生入見論兵事提督見先生設摘相對先生袖出平壤地圖指示形勢及兵所從入之路提督大喜傾聽輒以朱筆點其處曰賊在吾目中矣先生既退提督題詩扇面以寄之曰提兵星夜渡江于爲說三韓國未安　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釋酒杯歡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筭夢中常憶跨征鞍

二十一年癸巳先生五十二歲正月壬戌　天兵克復平壤

先是先生在安州聞大兵將出密撥黃海道防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使沿途設伏候賊敗走躡其後擊之時言依令至中和敬老憚與賊戰賊退前一日還走載寧賊將平行長平義智玄蘇平調信等戰敗宵遁飢乏不能行而我國將士無一人追擊　天將又斂兵不進時言勢單不敢逼但斬飢病落後者六十餘

級先生罪狀敎老聞行在將斬之提督以一武士可惜止之自平壤出東路治訟遠糧餉向提督既拔平壤追賊將進薄都城謂先生曰聞前路芻糧缺乏相公宜急先行準備以待時賊兵新退一路人物荒虛計無所出先生馳至黃州急移文于黃海監司柳永慶使之督運糧草又令平安監司李元翼調發各陣軍人之不堪戰者自平壤輸到軍前又船運平安道三縣之穀竭力經紀使不至闕之○時大軍將近臨津而江水氷泮不可渡人皆束手無計先生令採葛綯爲巨索又於近南北岸各立兩柱相對偃一木橫置柱內曰以巨索引而過江編結於柱內橫木令千餘人各持短杠穿貫衆索回轉數周互相撑起儼然成一橋曰雜鋪蘆葦細柳於其上覆之以土 天兵見之大喜從橋上策馬而過火砲軍器悉從此濟拜湖西湖南嶺南三道都體察使○李提督敗于碧蹄欲還西路先生爭之不得大軍入開城府西路

列屯之賊皆會京城謀拒 王師先生連請提督進兵攻之提督遷回累日聞副摠兵查大受與賊戰碧蹄驛々斬獲乃與家丁千餘人馳赴之為賊所敗走還坡州明日欲退軍東坡先生力爭曰勝負兵家常事當觀勢更進奈何輕動提督不聽是日三營還渡臨津明日自東坡又欲退開城先生又固爭曰大軍一退則賊氣充驕遠近驚懼臨津以北亦不可保願少駐觀釁以動提督佯許之先生既退提督即還開城諸營悉退先生獨留東坡日遣人請更進兵衆幾提督聲言清正自咸鏡道將襲平壤不可不救遂回軍平壤先生使從事官辛慶晉馳見 提督陳退軍有五不可提督默然而去

令權慄李蘋併兵守坡州山城因授諸將方略分守要害 初全羅道巡察使權慄破賊于幸州既而聞賊必欲報復退還臨津先生即單騎馳詣坡州山城觀形勢以爲當大路之衝而地形斗絶可據乃令慄與巡邊使李蘋合車壕守以遏賊西下之路又令防禦使高彥伯李時言勒

防將鄭希賢朴名賢爲左翼邀蝲踰嶺義兵將朴惟
仁尹先正李山輝爲右翼與伏於 昌敬陵之間出沒
掠擊使賊不得出城樵採又令倡義使金千鎰秋義
使禹性傳京畿水使李蘋忠清水使丁傑等以舟師
屯西江以分賊勢令忠清巡察使許頊還本道把守
移文京畿以南各道官義兵令從左右邀截賊路且
令楊根郡守李汝讓守龍津其後賊知權
慄在坡州率大軍將攻之見城險不得犯 總兵查大
受請與避賊于開城府不從時賊四出殺掠有偵探
人告查總兵曰賊欲得
查總兵柳體察查即報先生欲與同往開城以避之
先生答曰賊方疑大軍駐近豈敢輕易來犯我等一
動則民心必搖不如靜以待之查笑曰體察言是也
俄令有賊吾與體察死生同之豈敢獨去遂分所率
勇士數十人來護後聞賊入城乃罷○先生久留東
坡時兵燹之餘村閭一空無所止泊乃刈草爲幕累
月寢處其中衣 貽書遊擊將軍王必迪論進取之策
衾爲之生綠

其畧曰賊方據險未易攻大兵當進擊東坡坡州躡其尾選南兵一萬從江華出於漢南乘賊不意擊破諸屯則京城之賊歸路斷絶必向龍津而走因以後兵迫諸江津可一舉掃滅必迪見書擊節稱奇策即發偵探卒往忠淸道察賊形勢時賊精兵皆在京城而後屯皆羸疲寡弱偵卒踊躍還報云不須一萬只得二三千可破提督北將也忌南軍有功不許 啓請以湖南募粟賑救饑民時賊據京城二年百姓不得耕種餓死殆盡餘民聞先生在東坡扶攜搭負而至先生令前郡守南宮悌爲監賑官多方救活會湖南募粟千石載船至先生喜甚一面馳 啓即以付南宮悌令雜松葉屑以賑之所全活不可勝數嶺南又告飢即移文體察副使金瓚發南原等邑倉穀一萬石以救之 得賊中稟 王子書及三宰臣書馳 啓言狀 初黄廷彧與其子赫及李瑛等從兩 王子于北道爲賊所執至是倡義使金千鎰部下有李藎忠者 賊陣中其還持

兩 王子答書及諺書又有上 行在長紙封書千鎰開見之乃三虜臣聯名書而語甚無倫千鎰即馳報先生先生撥千鎰牒呈馳 啓言狀畧曰所謂王子書一封則上送三虜臣一書則外書 行在所開坼而內外皆無臣字但云長溪君南兵使行護軍各著署而言多可駭此必賊將脅勒使為極為痛甚故元書則不敢上送而其間事情朝廷不容不知故一依其樣謄書上送諺書未來故移文推問矣○附金千鎰牒呈末端云李薦忠自賊中持兩 王子答書及諺書而來又有 行在所所上無臣字長紙封書開見則三虜臣聯名之書而言多可駭痛憤莫甚所當即投火中而旣已開見棄置不可並 王子答書皆為上使云千鎰又備陳此事直 啓行在牒呈全文及狀 啓附見懲毖錄○其後廷或等自賊中還朝廷拿致論罪先生以為廷或等雖有罪犯而係是勳戚不可使騈死於拷掠之下貽書鄭左相琢以救之廷或等減死編配

四月呈文于李提督論和好非計 時賊衰書乞和

於提督提督使沈惟敬入賊中令還 王子陪臣退兵釜山然後許和赤幾提督率兵還開城先生呈文極言和好之非提督批示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然實無聽用意又使游擊陳弘謨往賊營先生與弘謨相值於坡州弘謨使先生入參旗牌先生曰此是入倭營旗牌我何為參拜且有宋侍郎禁殺賊牌文尤不可承受 弘謨強之三四先生不從提督聞之大怒曰旗牌乃 皇命何為不拜我當行軍法撤兵而歸明日先生與金元帥詣軍門通名提督怒不見金元帥欲退先生曰提督應試余姑待之時小雨先生與金元帥共立門外有頃提督使人覘視者再幾而許入先生就前謝曰小的雖愚劣豈不知旗牌為可敬但牌文不許我國人殺賊私心竊痛之不敢參拜罪無所逃提督有慙色曰此言甚是牌文乃宋侍郎令不關吾事自是提督連遣人往來倭陣一日提督家丁一人自外至曰柳體察不欲講和悉去臨津船隻使不得通使倭營提督怒甚欲拿致先生加困辱有頃聞臨津有船往來無阻即令人止追先生者

盖提督以先生不肯和議素有不平之心故纔聞人言不復詳察暴怒如此人皆爲先生危之○後提督又使游擊戚金錢世禎至東坡極言和好之便以爲今一許和 王子可還京城可復其言縷縷先生拒益力世禎怒曰然則爾國王何以棄城逃耶先生徐曰還國圖存亦或一道世禎等回先生又以書遺之畧曰賊以甘言誘我再三投書而尚不許和不過爲天下大義寧死不辱耳今 宗廟灰燼 丘壠發掘一國臣民皆有父母之讐與其包羞釋仇與賊俱生無寧擊賊而先死於老爺之法度乎況 寡君爲宗社大義割慈忍愛痛作和議陪臣旣不能身死干戈以復君父之讐又何以不待 君命而禁人之殺賊乎○李漢陰手錄云公每呈文于提督出入古今援引義理累累數千言操筆立就提督雖不聽用而深服其才識且曰柳某憂悴之色溢於顏面眞可謂至誠徇國者也吳揔兵惟忠戚游擊金亦謂人曰柳豐原觧之良宰也呂參謀應鍾朝鮮記亦稱先生之忠誠慷慨聞 宣陵 靖陵爲

賊所發與諸宰登滿月臺望哭遣軍官李弘國等往
審二陵○又遣朴惟仁等輿 靖陵所得屍體移
安于松山里馳 啓言狀○甲辰隨 天兵入京城
時賊兵新退燔燒殺掠之餘城中廬舍民物百不一
存僵屍相枕先生先至 宗廟痛哭次詣提督起居
且請急遣兵追賊提督託以漢江無船先是先生令
京畿左監司成泳水使李蘋乘賊去急收江面船隻
至是至漢江者已八十隻先生以報提督遣營將李
如栢率萬餘兵至軍半渡如栢忽稱足疾而還盖提
督實無意追賊但以謾辭應之而已○初先生令付
諸將追賊使高彦伯李時言金應瑞等從東道過江
與利川府使邊應星合勢李蘋權慄等從西道過江
與全羅兵使宣居怡及京畿左道官義兵并力左右
襲擊令軍官李忠率一枝兵設伏於竹山地而又通
於兩湖嶺南諸道使之約束軍兵隨處邀擊旣而

天將沮撓百端李蘋等諸將皆被拘執獨李時言鄭
希賢邊應星等從間道擊斬零賊○先生以賑救飢
民爲急先務晝夜規畫盡心齊活且令諸將收瘞積
屍於城外又設局購求書籍數萬卷使正字尹敬立
句管其後弘文館所藏太半其時所鳩集也朝紳儒
士之流落諸路者相繼而至隨其材品擢署各司餘
皆賑活使不失所其始入城也滿目灰燼只
有空城旬月之間指授方便凡百始有頭緖丁未有
疾調治症勢危重 天朝將士來見者亦皆駱參將
有憂色陸續來問至六月始離枕席
尚志來問疾與論兵事○六月辛丑同大臣諸宰臣
往審 靖陵所得屍體有議獻上狀請抄擇精兵以爲
後圖賊旣退屯據萊釜間營治窟穴左右搶掠 天
兵環四面而不敢進提督以下諸將次第撤還
先生屢爭不能得遂上狀論事畧曰及此賊退之際急
急抄擇精兵多爲方畧然後庶可禦賊臣見京畿諸

邑之軍經年與賊厮殺心膽已堅每戰先登如秋義倡義之軍雖甚烏合然十中取一亦豈無可用者以此推之三南所得必尤多如江原道山峒之間以射獵為生擊搏猛鷙飢渴不困者亦多有之今宜隨處抄出貧以弓矢戰馬糧食分配猛將常川操鍊又令各官守令自擇境內精兵不許冗雜一處生變互相應援若是則軍卒精鍊臨敵可無望風潰散之虞矣且賊之所恃只是鳥銃我國亦當日夜訓鍊使軍士無不學習則賊之長技我亦無有之矣

又上狀乞鍊兵且做浙江器械多造火炮諸具以備緩急之用

其畧曰駱參將嘗與臣言及此南兵未還之前敎鍊火炮筤筅搶鈀鳥銃等技以一敎十以十敎百以百敎千則數年之後可得精卒數萬賊來可以禦之今日南方防守之策當如駱參將所言然後庶或有望於萬一矣鳥銃虎蹲炮火箭火輪炮此等器械皆切於戰用臣意以為以此匠人分送於州郡財力完實處多聚匠人晝夜打造且抄出膽勇之人

使之學習至於布陣守城之法及旗幟之色一依浙
軍模樣使賊有所畏憚則誠爲萬幸○初先生入城
擇城中丁壯者七十餘人令軍官二人分領送于駱
參將請學火炮鳥銃筤筅槍劒等技駱公撥營中南
拔十人分敎之或親至卒伍中手自舞劒用槍敎之
甚勤及駱公還先生請留敎師駱公爲留聞愈魯姓
人二人在國中二年晝夜訓
鍊幾盡成才且敎營陣之法癸卯承 命下嶺南省
大夫人于安東仍向下道初謙巖公奉大夫人避亂
自關東轆轉至太白山下
至是先生始得便道就省悲喜交極掩抑不能言退
而與謙巖公相持痛哭時先生纔經大病復患瘇累
日憊懨殊甚而 天將已南下
且聞賊將犯晉州輿疾赴之貽書劉總兵綎請進
救晉州時晉州被圍日久勢甚危急而劉總兵在近
地頓兵不進先生累書請援終不聽先生至
星州聞晉州已陷馳到高靈時賊已入草溪去高靈
三十里先生收合將士使之竭力防禦欲保右道郡

縣未盡陷没者旣而聞劉摠兵八月被 召至原州吳游擊來會陜川乃馳赴焉

承命復南下 初先生承 召命而本道賊勢方熾我國諸將無一人在道內者即馳啓言狀請姑留料理軍事未幾元帥來到陜川遂赴 召行到原州有 旨令仍留本道約束諸將遂自原州還嶺南

至忠州上狀請煑鹽賑救饑民 其略曰臣今行所經列邑一搶蕩殘其中忠州賊所久屯又是唐兵往來經由之處故被害尤甚其孑遺之民將不日俱盡極可哀痛然道內列邑儲峙已空無推移賑救之策只有煑鹽一事稍可施行臣聞黃海道豐川甕津長淵三邑之境有三四海島島中雜木蓊鬱若招集鹽戶使之煑取則旬月之間可以取辦數萬石鹽仍令船運散儲於兩湖海邊農事稍稔處隨便換穀賑救京城之民又分給於開城等處以為春秋種子則其利甚博矣今見忠州等境地方遠海鹽貴如金窮民雖採掇草木之葉而無鹽和煑不得下咽此時若運千餘石之鹽

輸到忠州散給於傍近諸邑則民之賴以生活者將
不可以數計至於京畿諸島亦宜別為方便使之一
體經理當今兵戈未息軍興古急百萬生靈有如涸
轍之魚必須晝思夜度自調兵禦賊之外尤汲汲於
救活民命臣前在安州時請於海島勸民耕種其在
東坡時請於江華等處勸民耕作以廣得粟之路若
為此舉幸得豊熟則既可以救民命又可以漸為積
粟之計若近京諸島穀物豊足則公私自可取資雖
有不虞之變而島內之穀亦可取用如外庫矣◇時
饑荒轉甚餓莩滿野公私蓄積蕩然賑救無策先生
累上劄以省賦後保遺民為急先務又請移咨遼東
開市中江以通貿易　中朝邊臣亦知本國形勢差
請許之於是遼左米穀多數流出關西先受其
利京城之民亦以船路相通賴而全活者甚衆　上款

請鑄罷職名　不允　時先生力疾驅馳症漸危劇以
國事方急不能奔走經理上

疏請罷不允

答吳游擊惟忠書論禦賊形勢 時吳游擊在尚州致書于

先生言設險禦賊事先生答書備陳嶺南形勢又言今者賊兵畏懾 天兵餘威留屯釜山一隅不敢動若蒙大軍日駐大丘等處以遏東邊衝犯之勢又遣驍參將諸軍駐宜寧固城之境邀截西路因約束小邦水軍將李舜臣等悉率舟艦攔截於巨濟海中三路合勢則賊首尾皆有所憚或可因此逡巡退走也

上狀請送譯官照察 天兵放糧且發三南奴婢貢布為 天兵授衣之資又請急遣重臣調度糧餉◇傳令都元帥申嚴軍律以肅群情 先是長興府使柳希先守蟾津聞晉州城陷望風遁走經過光陽順天之境大呼賊至兩邑人民一時潰散亂民因之焚掠倉穀蕩無遺儲以及傍近諸邑亦皆騷動先生移文都元帥使斬希先以警其餘 九月被 召還 行在◇十月扈 駕還都請設訓鍊都監 時兵燹之餘重以饑饉盜

賊蜂起先生請設都監鍊習軍士以衛京師 上以
先生爲提調先生請發唐粟米一萬石為糧募人日
給米二升於是應募者雲集得健兒數千人教以鳥
銃槍刀之技立把摠哨官以領之分番直守凡有
行幸以此扈衛
人心稍有所恃 啓請以邊應星爲京畿左防禦使
出屯龍津時楊州賊李能水利川賊玄夢者乘蔣竊
發湖西群盜處處蜂起搶掠行人道路不
通適黃海道僧軍百餘人來詣都監先生 啓請令
京畿左防禦使邊應星領之出屯龍津自是東路始
通盜賊稍息既而備邊司移文列邑令賊中有自相
捕告者免罪論賞賊黨聞之斬能水來降玄夢懼而
逃復拜領議政○往見戚總兵金論兵事○閏十一
月率百官呈文于 天使司公憲先是 中朝憂我國衰弱不振論議
甚多給事中魏學曾上本有分割易置語事下兵部
尚書石星持不可乃遣司憲奉 勅宣諭且察我國

事時經畧宋應昌在遼東以劄付授接伴使尹根壽
令歸付大臣根壽來見先生於寓邸以手挃案再三
呼曰有宋侍郎諭朝臣劄付不當公事何以處之先
生曰劄付所言應非本國陪臣所與聞令公不合持
來明朝根壽以劄付授備局先生却不受曰經畧若
公言國事則當移咨於 主上今無咨而獨有劄付
其中所言非意料所測見之而無可處置寧不見爲
宜是日 上引見先生以根壽所進魏學曾本示之
曰予久知有此事故欲退避今果然矣先生對曰
皇朝豈爲此妄論所撓願勿疑慮惟當盡吾之所當
爲以解 中朝憂耳既而司 天使至先生迎于碧
蹄驛司邀入款語又云俺到京將有新擧措先生雖
不敢問而心甚疑之及司至京宣 勑辭旨甚峻畧
曰 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自今 王其還國而
治之既有他變朕不能爲 王謀也 上受 勑還
宮夜已深即 引見先生謂曰明日予將見 詔使
辭位與卿相見只今日雖夜深欲與卿高訣故召之
耳因歎曰古云英雄浪死可惜以卿之才遇予故不

得有所施設也先生涕泣對曰 上何遽出此語可
天朝憂我國至深 勅書之意不過警勑之耳豈可
以此辭避乎臣忝爲大臣使 國事至此罪無所逃
而 上教如此尤不勝惶恐 上曰昔子思居衛而
不能救其衰孔明不能恢復漢室古人亦或然矣卿
之學問材識何多讓於古人但所事者予耳先生掩
抑惶駭不能言 上顧內竪取香醞一巨器賜飲
曰以此相訣先生哭失聲對曰願 聖意無動明日
之事千萬不可如是臣敢以死請明日 上將見
天使少坐門外小室先生又 啓曰昨夜所教願
勿輕發 上不答既見 詔使 上袖出一帖陳
病不任國事欲傳位世子望 天使主張使之遂願
上親筆也 司即手書以答曰今此復國辭曰 天
朝之力亦是 王之隆禮未受也傳位事有唐肅宗
故事 王既有是心則當具本 上請憲一行人耳何
敢主張 未言柳成龍忠誠孤硬仁義篤信 天朝文
武將吏無不喜 王之得賢相也既罷 上以司公
帖示先生先生 啓曰臣於此事前已極陳不得蒙

允今日之事又不得與知左失大臣之義不勝惶
恐時總兵戚金日夕在 詔使所寄議是夜要先生
屛左右手書十餘條示之其中一條有曰國王傳
位當早先生不覺起立不答他事即書曰第三條所
言非陪臣所忍聞老爺讀書萬卷古今事變何所不
知小邦勢方危急若又於君臣父子之間處置失宜
是重其禍也戚即取筆書是是取問答數紙就燭焚
之明日先生率百官呈文于 詔使力陳本國遭變
皆由於為中國守義不回及 主上至誠事大憂勤
勵精之實亂後戰守措置之狀累數百言 詔使頗
信納之是夜戚又要先生語之曰 詔使意已大回
無他慮矣先生拱手稱謝曰願老爺終始此意使小
邦情意得達於 天朝則小邦受老爺之賜不淺矣
戚應諾自是 詔使日與 上相接而禮貌益恭一
日司招執政議事先生與宰臣數人偕進司獨呼先
生屛人書示爾國某姓名宰臣用事誤國信乎先生
即書答之曰此乃鄙生同朝共事之人亂離之際各
有奔走之勞不知其他司又書曰君子不黨君子亦

當宁先生難其對乃答曰從使事有得失只可言諸 天
寡君豈敢告來爺司笑曰此事吾已知之仍問
將賢否及撓害地方等事先生答曰古云師之所處
荊棘生焉大軍經過小小撓害豈能盡無然 天朝
法度甚嚴將官各自謹勅不見其撓害他問皆 中國
措置事司將還以罰付付先生獎勵備至有弃遺山
河等語先生送至碧蹄司馬酒叙別而去○韓柳川
浚謙手記云先是宋經畧應昌在遼東上本曰國王
多失德非戡亂之主乞速賜處置令傳位世子及司
行人憲出來事有至難乞公以血誠感動華人扱救蕩
於讃流 君位訛安賴以中興伊誰之功公可謂不
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矣事過之後絕口不言
當日事古人所謂叔敖陰 功 上狀條陳時事其畧曰
寂若無者亦不過如此云 一賊退
後戶曹󠄀啓宜參商一年經費之數以定民間所出之
物又分列邑殘敗稍完處或仍舊或半減或全減預
先明白移文使民間曉然知之然後 朝廷惠澤得
以下究而貪官猾吏不得依憑措手於其間矣一新

甸之民被賊禍尤甚勢將蕩無生類而四方亦皆被
蕩更無移轉賑救之路惟臣前日 啓請鹽利稍可
及時分散亦須使戶曹一人專掌其事急速舉行一
明年種子 朝廷固已講求亦令該曹早爲區畫使
有着落且海島屯田亦必有利若每以千人爲一耦
與之農器水陸之種擇其地之原隰而趣耕官取其
半而自食其半公私兩便一漢江上流楊根驪州要
害之處以重兵勁卒沿江列柵以死拒守則賊兵必
不能容易徑進漢江以南各邑亦收兵聚糧擇守險
阻此外廣州之南漢山城水原之禿城衿川之衿芝
山竹川之山城皆係險阨必守之地若屯兵據險互
爲形援則襟抱固密人心有恃宜留意區處西海水
路之備亦甚緊急令水使別加規畫措處一嶺南賊
勢方急令聞 中朝已絶通貢之請咆怒決裂之禍
在於朝夕加以嶺南公海門邑及自星州至聞慶十
數郡舉爲不收之地糧無所出卒無可調所恃惟
天兵而兩湖亦困運糧支待蕩無餘力百計千慮更
無善策臣請於兩湖嶺南別遣重臣以主調軍饋餉

專事使之整頓軍政撫恤遺黎抄擇精卒爲天兵後繼如張浚之開督府蕭何之補葺關中則庶幾人心不至渙散號令有所歸宿矣十二月又上劄陳時務劄畧曰賊屯據嶺南休兵積糧明春必更肆吞噬賊若一動湖南以北更爲長驅之境湖南不保則其能爲國乎臣每欲擇其要害設險堅守令民有事則入保無事則出耕賊進無所得退有躡後之慮不過數日將逡巡自退此今日不易之要務也臣累陳砲樓爲守城之利且移文兵下三道令隨力設之而至今未聞一處舉行似此悠悠已迫歲暮明年之事又將奈何臣竊觀倭賊頗熟於用兵又善占得形勢其置陣必在左右顧眄高山絕頂之上而我國將帥全不知此無先定之計無必守之地以此能禦大賊乎兵法曰地有所必守城有所必據臣於湖南一路未嘗親歷然其自嶺南右道而西則南原順天全州羅州皆係必守之地而雖有城子想必齟齬當及今修治而如砲樓功役不多三四月賊動之前猶可及設至如山城修葺亦事前此屢

啓如長城縣監李貴乃一小邑之守尙能修葺鑿巖山城以此觀之嶺南右道雖甚殘破不無收拾措置之路矣臣意嘗以爲欲全湖南其防守當自嶺南右道始若右道一失則湖南無障蔽之地四散衝突之賊誰能禦之臣秋間在右道見宜寧三嘉高靈丹城安陰等處地勢險絶皆有古城若暫加修葺衛民以生道則民皆樂從矣湖南則前已再三申勑嶺南右道之事別爲通諭于都元帥使之乘春初農事未始之前漸次修築而令傍近之民各以便宜入保聚公私蓄積於其中淸野以待則右道庶有支撑之望矣

承命入宿禁中 湖西賊宋儒眞等聚衆勦掠轉向京師外寇未退而內訌又作城中軍卒不滿數千遠近騷動莫保朝夕而先生擧止自若不動聲色朝野倚以爲重 上命先生與兵判李德馨入直 大內先生 啓曰當此危疑之際遽命大臣入衛恐益駭人心 上復以審肯毅曰予倚卿將大有爲而卿殊不自愛獨不見武元衡之事乎先生不得已與兵判入直一夕襲甚 上使內豎

間之還報曰領相明燭獨坐繙閱古史上即令授
酒賜之未幾賊就擒先生爲委官治獄公正所全活
甚衆國初禁府訊杖大小厚薄皆有定式其後法
漸廢壞杖大幾不可舉罪人受刑率多徑斃先生
啓請訊杖及笞杖一從舊
制自是罪人無一濫死者

西厓先生年譜卷之一

西厓先生年譜卷之二

二十二年甲午 先生五十三歲 正月 啓請令中外教鍊軍兵考勤慢明賞罰且以湖西寺社位田屬訓鍊都監以補軍食○二月 啓請措置忠州以固上流且於鳥嶺設關屯田 其略曰忠州居上流爲國門戶忠州不守則沿江數百里皆爲受敵之地欲保忠州當自把截鳥嶺始有守門將辛忠元者言嶺上東下十餘里兩岸斗絶中鑿溪水名曰鷹巖若於此處築城把截不過百餘勁卒而嶺路把守自固延豊邑內及西面水田村地極肥饒當以把守之軍屯田耕種以爲軍粮云大抵今日之事所當人人爲兵處處作農廣望有效於萬一如忠元者及時下送使之依其所言爲把截屯田之計 答曰此 啓忘見卿爲國盡心之意當依 啓○辛忠元忠州人曾

為義兵將邀截賊兵於鳥嶺詳知嶺路形勢先生白遣之給空名帖數十使募人營築設城營建門樓招集流民屯田於縺川麈章項水回村安保等處以通道路至丁酉歲賊再動而不由鳥嶺兩湖避亂之民往依忠元者充滿山中人以為設城之功其後忠元得罪城亦廢不修 三月復 啓請修舉鎭管之制 事先生曾於亂前請修 祖宗鎭管之法事未見施至是復極言其便 答曰至哉言乎當依此舉行 四月扈 駕習陣于慕華館 上幸慕華館親閱操鍊畢 上以四陵二封賜先生曰今見習陣我國一所未有之事且已習熟此領相之功以此為表先生辭曰此皆李德馨及唐將奬勸之力也臣受此恩賜未安 上曰勿為未安 啓請召募邊郡慣戰之士以省內地民兵使兵農兼舉且請處置降倭 從之 其略曰軍卒不精而冗食者居多軍粮之絕而繼餉無策此今日切急之憂今

聞各官民兵調發之弊猶在故農民幾盡失業在陣
之軍亦以無食僵卧相望大抵內地民兵百不能當
邊郡慣戰之士一今自慶州至梁山等處遺民之散
處山谷而經年戰鬪心膽已堅者其數不下千萬苟
有軍糧招募為兵則其與客軍之疲弊遠來者相去
萬萬矣既用募軍則內地民兵可漸省之而量數定
納米豆以為軍食則兵農兼擧戰守有賴矣且聞防
禦使金應瑞用降倭引出他倭此兵家善策如知其
誠心歸附則待之不可不厚使無失意逃還之患此
等辭緣下諭於都元帥及慶尚道監兵使防禦使何
如 答
曰依啓

啓請令都元帥戡和諸將合力濟事 時慶尚兵
使高彥伯與防禦使金應瑞爭坐次漸成釁隙先生
啓曰夫以郭李之才同會一處無節制之人則未
免潰散今諸將名位爵秩大槩相同各欲自專無協
勢同力之心進不俱進退不相救此兵家大忌約束
善處專在都元帥請 下書權
慄使之戡和諸將共濟大勳

回遼東都司咨文 回

啓其略曰伏見遼東都司咨文我國欲復不共戴
天之讐 天朝非不諒其情而宋經略當初已
失機會今則留兵已撤再舉勢難以是姑出於下策
欲以封貢之說羈縻賊勢庶幾賊退於萬一而中
朝科道之議攙正爭論故於此無以處之欲使我國
靜而後之當初猶不分明說破而今則直說兵糧不
能應封貢又不許朝鮮之事去矣不知彼國之人何
其愚也云云其意可見矣大抵我國之請求 天朝
自始至今有三大節初則平壤旣破大兵長驅堅請
勦滅而不容他議一節也其後提督之軍雖歸而南
兵萬餘留駐南邊我國糧餉亦未蕩竭當此之時急
請添兵一擧掃蕩又一節也今則糧也兵也必須皆
賴於 天朝而 天朝似無應副之理事勢危急日
甚一日賊若未退則國有必亡之勢惟當姑爲款待
任其所爲更觀事勢如何又一節也今此回咨但云
天朝雖欲以封貢退賊而小邦則以爲恐無退歸
之理惟願深思長策使小邦期於保全云云而勿爲
一定之言浪觸彼怒而無益於事似爲便當答曰

依啓上劄陳時務且請以貢物作米以補軍需劄畧曰今國廩空竭雖欲鍊兵禦敵計無所出臣近得一策常時騎步兵甲士定虜衛別侍衛及各司奴婢各司諸員各司皂隷掌樂院樂工樂生并戶奉足合二十餘萬今於亂後不可以平時之額求之然應亦幾至十萬或過之矣若除其上番各捧人一石米則其數將至十萬餘石臣於京城召募精勇得一萬名分爲五營營各二千人依法操鍊則是京城之内常有一萬精兵而號令常同矣一萬名亦當分爲二番每營恒留一千而其五千則別於京畿肥饒閑曠之地分屯作農使自食其半官取其半則資食之路已廣而應募者雲集矣至於外方之事則臣前日所陳鎭管之說已舉大綱又於一邑之内別擇有計慮有變其身者使之主管各面抄兵之事常時設虛操鍊而有事即使其人領起軍前或有逃散不精之弊皆令自任其責則不敢不盡心而軍令稍清矣且國家田稅輕於什一民情不以爲重而稅外之事如各邑貢物進上及各

節方物裨優之事甚多而當初各邑貢物之數不以
田結均一分定大小之邑多寡懸殊病民莫甚請令
備司摠計一道貢物及田結之數勿論大小邑一樣
磨鍊如甲邑一結出一斗則乙邑一結亦出一斗以
至二斗三斗莫不皆然而方物之價或米或豆亦皆
從田結均定則每結不過出升合之微而民不知有
方物矣其於進上亦然皆以米豆出價輸到京倉計
物定價使有司貿用而若軍資不足則 國家別有
調度之事則貢物方物進上量數裁減而米豆之藏
在庫中者不須換作而取之無窮矣○國制賦斂之
法水田納稻旱田納豆而其納豆未盡者収綿布
麻布及油蜜凡百應用之需此所謂田結貢物也此
外又通水田旱田結卜計出雜物納于各司者謂之
元貢物自前皆爲吏胥防納而私収米布于民所徵
什佰於本色民間大困李相浚慶嘗建議立正貢都
監欲釐革其弊而事竟不行至是太倉無數千石軍
需國用計無所出先生上劄極陳變通之策後又承
命獻議請毋結収貢米二十斗歲可得七萬餘石而

民力得蘇中外皆以爲便 朝廷方講 啓請褒獎
究施行未幾爲浮議所沮識者恨之
忠義其畧曰 國家於昇平之餘猝遇賊變奔散恐
後而其間忠義之士或力捍孤城以身殉國或
挺身戰陣奮勇不回義烈表表在入耳目者不爲無
入而倉卒之際率多渝廢褒賞不及無以慰忠魂於
泉下蘄風聲於將來請令下三道監司廣詢博訪
從公論 啓聞次第褒錄或恤其妻子以勸忠義
啓請勸課耕種查覈守令勤慢○復患寒熱症數月不瘳
上遣醫診視夜劑藥 下政院 上劄請遣宰臣陳
曰從門隙斯速出送于領相處
奏賊情時中朝以賊久不退天下兵力不可窮不如回賊請款而許之使解兵石尙書主
其議科道駁之宋經畧回此罷歸顧侍郎養謙來代之四月遣參將胡澤以劄付諭本國大臣辭意甚嚴
其畧曰倭奴無端侵爾勢如破竹 皇上赫怒興師
一戰復地二千餘里所費帑金不貲士馬物故亦不

少朝廷之待屬國恩義止此今餉已不可再運兵已不可再用而倭奴亦畏威請降且乞封貢矣 天朝正宜許之驅倭渡海解埶息兵所以爲爾國計也今爾國糧盡人民相食又何恃而請兵耶旣不與兵餉又絶封貢倭奴必蓄怒而爾國必亡安可不早自爲計耶又引句踐屈己自強之事以勉之其言纏纏千百廷議雖曰莫能決 聖意愈難之擇躁怒督報甚急時先生病肺痿久不視事至是力疾上劄略曰

顧軍門諭帖中大段難從者我國替倭請封貢一節也然竊詳侍郎之意以侍郎及石尙書方困於言者故欲令我國詳具侍郎出來後賊勢明白馳奏則自已可免於攻詆此恐其本情而在我亦不復堅拒也況石尙書嘗於本國事變之初廑憂憫念不啻如一家事凡有所請無不曲從使我國得至今日此恩何可忘也今爲言者所攻不能自保與顧侍郎相繼罷去則後誰有爲我國任事者乎我國旣無以自振但欲倚仗 天朝以圖興復而宋經畧李提督皆已罷去顧侍郎纔至所言之事又一切堅拒使大國任事之人率

守怫然背坐莫有同心則我國之勢無乃益緊孤子
聞胡參將欲與宰臣一人偕行此亦不可不從別擇
明敏宰臣馳去詳陳近日事情且言上年奏本出於
閤迫不敢張皇之意而謝侍郎極力拯濟之恩則侍
郎之心必解前頭無難處之事如蒙 下朝廷變復
熟議無使有事過難追之悔則臣可以瞑目入地矣
答曰 觀卿啓辭病中尚憂國事如此哀卿孤忠○
先生承 命講奏草但備陳賊情以聽 天朝裁處
無為倭請封之語胡譯求見奏草必欲於末端明言
請封事先生拒之不得則但曰震之以威以創其瀆
縻之以計以弭其禍斯二者莫非古帝王御夷之大
權而同歸於禁止兇暴曲全生靈曰時審勢惟 聖
明所擇云譯嫌措語不快以款字易計字而去○先
生前此力爭和議之非至是許款之事制在 天朝
我國受命之勢實有不獲已者而至丁酉戊戌間李
爾瞻諸奸乃以主和攻先生先生答道月洲書曰主
和誤國四字生自省無是當癸甲之間人民相食國
勢危急朝夕難保而力未能圖敵生以為外循 天

朝羈縻之計少緩賊勢而内修戰守之備徐爲後圖自度今日謀國不過如此不悅者扵書冊間尋出好題目以相汚衊此則當笑而受之他日辛未免嘗恐以生變後論事求正扵左右此中初無半點和字矣

五月疾篤四上劄辭職皆 不允○六月上劄條陳戰守機宜凡十事○七月 啓請以鍊兵專責兵曹先是先生主管鍊兵事日夜教訓幾盡成才既 入相府不得專意教閱至是又以病累月在告乃 啓請專責兵曹畧曰主張運化使人心日起軍政日新者兵曹之任也以訓鍊成效責本兵之官本兵責諸將官體統立而心力專則何爲不成何令不行 承 命奉審 孝陵○九月 啓請廣取人才 其畧曰 撥亂反正人才爲急古者取人之道甚廣或拔扵奴隷或出扵行伍或奮扵賈豎惟才是取不問其他良有以也謹以 功扵時用者分爲十條開列于後令文武宰臣兩司弘文館外方監

兵使守令各薦所知無論有職無職廕孽公私賤務
擧實才蔚為世用誠為幸甚一有才智識慮通曉兵
法可堪將帥之任者一有學識識時務慈祥廉謹才
堪守令者一有膽量善於言辭能奉使外國及出入
賊中哨探動靜者一居家孝悌慷慨殉國者一文章
特異善於辭命者一勇力善射善用刀槍有膽氣不
怕登陣者一能知稼穡之務勸民耕種辨燥濕之宜
開墾荒廢作為屯田者一善於理財或煑海為鹽或
即山鑄鐵能變遷貿易興利足用者一能通曉算法
善於會計不失錙銖者一有巧性能制造槍刀鳥銃
大小砲及守城器械
或能煑取焰焇者　啓請措置糧餉○更陳措置
糧餉四條一曰作米二曰収稅三曰募粟四曰貿粟冬進軍國機務十條
一曰斥候二曰長短三曰束伍四曰約束五曰重壕六曰設柵七曰守灘八曰守城九曰迭射十曰統論
形勢傳曰觀此所進冊子其為國之意至矣可即
着實施行且謄書一件以八事言于備邊司備局　啓曰

領相所進十條冊子最切於兵家當依 敎繕寫以入自本司多數傳書分送于兵曹訓鍊都監及都元帥各道監兵使等處何如 答曰依啓

二十三年乙未 先生五十四歲 正月丁丑上劄辭職 不允

○上劄請措置沿江屯堡 劄畧曰我國都城以漢水爲固然若忠州有失則賊兵從上流而下如屋上建瓴不可防守故忠州之重與京城等前日以忠州鎭管之軍不入兵營而使入忠州者亦欲於忠州漸次操鍊使成重鎭而至於屯堡之事雖以無軍無食不得易爲然自古喪亂之後人民流散無所止泊易於團聚其所團聚之地必擇其可耕可守處而居之且置長以領之農時則勸課耕作有隙則鍊習兵事人力稍盛則設爲營柵內可以防守土賊外可以遮遏外寇一處如此他處亦然使氣脉連絡聲勢相依則雖有衝突之變亦何憂之有沿江設屯之事若欲發軍爲之則誠難易就然自

原州以及六都上下緣數百里而龍津正居其中龍津以上宜令防禦使邊應星歷視津渡要害及人民可居土地肥饒之處指揮分布而令戶曹於凍解後急發鹽數百千石舟運分給又措種子稍稍散給則後民之聞聲願聚者必多而屯堡之事指日可成矣龍津以下如廣津三田渡亦可依此措置京城外三江之民尤當保合使之在生路而嶺南施設之事亦甚緊急云

上劄條陳時務箚畧曰一古所謂羈縻者只欲持循時月之間而我得以為計者但恃羈縻而不為之備則是羈縻不足以誤敵而反以自誤也今在我蕩然之勢無一叔拾餘使賊渡海其再來何難況元不渡海而衝突之變在於朝夕請申勅元帥以下無得弛慢以誤事機一今日之勢當以舟師為重而聞舟師格軍飢餓已久宜急發湖南倉穀一二千石以救之尤當盡力於屯田以為繼糧之計一隔賊之民自拔來歸者與之以農牛穀種各有生業則賊中傳聞者無不來歸若我民盡出則賊勢自孤請別遣有心計者多持免死帖下去曉諭

精精刷出一嶺南兵糧調發久無頭緒今日之事當討軍而備糧不可因糧而減軍又當取糧於內地取軍於防所此意請更爲下諭一大丘當嶺南中路而土甚肥饒今若招集流散大張耕農可以成鎭而爲後日之圖且於其傍近要害處別設屯堡何如一近日屯田措置等事嶺南比他道尤重請急急備給農牛穀種俾無失時一今世用人必先論門地請勿論門地與賤類惟才是用且我國多用南方之士西北則絕無而豈有其實西北亦未嘗無才也變故以來七方瓦解 車駕西幸關西之人竭其心力奔走供頓調軍運糧導迎 天兵以此收復境土功勞甚多而今無一人立於朝者夫如是其何以慰一方之心爲將來之勸乎請令該曹廣加搜訪與嶺北之人間間擢用使人才競勸而無間於南北一倭賊與我有萬世必報之讎今雖未免與時消息而薪膽必報之念不可須臾弛也然復讎亦不可空言無事而爲也必須內有堅忍之志外有悠久之政如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間一念無所作輟待時而動若

志不堅樹計不先定朝從甲者之言而行一事暮從
乙者之說而廢其事雖沒歲終年而不見一事之成
矣其末端言書稱舜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又曰
無稽之言勿聽不詢之謀勿庸蓋博取於前而精察
於後聽言之要也至於羣下所陳利害得失相半亦
當棄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惟在於明鑑大度之中權
衡先立不至眩亂而已虞書又云敷奏以言明試以
功夫進人之道固當以言爲先然言之而無實者亦
有之故以明試以功繼之如是然後庶幾循名責實
虛僞不滋而治道立矣　荅曰卿在病中而忠言至
論尚且如此深用感焉末端用人以下數條尤
爲至當西土人事此即予意別令該曹擧行　乙未
入侍朝講自亂後經筵久廢至是始開筵弘文館以陸宣公奏議切於時務請進講蓋先
生意也上曰奏議豈至於進講乃講周易　請伸雪己丑寃枉湖南儒生羅德潤等
上疏請伸雪己丑寃死之人　上命備局議處先生
回啓畧曰方獄事之始起也自上已慮有波及

之漸以玉石俱焚為戒若使其時按獄之臣推廣
至意澈問明辨不以一毫私意參錯於其間除元惡
大憝及律所應坐者外其餘雖平時交游而未知逆
謀者及一再見面一二書往來者與出於告訐出於
風聞者皆次第伸釋則人情大服寃枉得伸而當時
則有不然者其源實出於近年以來 朝廷分裂所
謂一邊之人旣假此為杈司連坐之計於其希望風
旨投䟽羅織者相續於公車而上自御大夫下及韋
布動足搖手舉在措目之中 所以三年大獄寃楚萬
狀而無一人以事狀微聞於 冕旒之下 此則羣臣
負國之甚均有其罪未可專咎於一人也方事變之
初自 上渙發綸音悉開放釋之門罪籍中生存者
幾盡蒙 恩而獨有已死之人未得一時昭雪崔永
慶則特出 上命旣為雪寃又加贈爵而鄭介淸柳
夢井李黃鍾之類雖人品有高下而其為寃枉則一
也介淸於湖南人士中尤有名稱平生以學術行撿
自任而曰偶然論著一篇以至滅身宜羅德潤筆千
里暴足叩閽訴寃也臣等之意介淸夢井黃鍾等

特允儒生之疏悉加伸雪而此外未及舉名於疏
劄者亦多有之令義禁府詳細開釋一體宥釋則其
於維新之政所補不細 承 命出巡京畿○九月上劄請解職
歸覲 不允○十月乞假歸覲至驪州被 召還朝
時朝野咸以先生為不當去 上亦留之甚固先生
請益力乃 許之行至驪州復被 召南望庭闈涕
泣而還 拜京畿黃海平安咸鏡道都體察使啓請以兵判李德
馨為副使韓浚謙崔瓘為從事官 諭 通諭四道巡察使教鍊軍兵曰其畧
國勢艱危日甚南北之釁交作其勢固岌岌矣今日
措置之事錯曰多端不過釐革弊瘼懷保小民使邦
本更固然後措置糧餉訓鍊軍兵修葺城池且察地
勢險易以為控扼之計措備器械申勅烽火此其大
段節目若監司督率守令閫帥申勅邊將竭其心力
收拾補綴則國勢雖危尚有可濟之望今日之弊政

坐紀綱不立體統淩㪙以至於此自上深懲此弊特使大臣分領諸道之事當職雖甚駑劣既在其地不得不以紀綱體統之事先爲知委今後凡軍政一依 祖宗朝設法之意必使鎭管督率所屬之邑所屬之邑亦承鎭管之令無敢違越而監司遵將又承體察使之令使體統粗立紀綱粗張號令通行以濟艱危之勢如此而守令以下猶不動念泄泄如前則 國法有在非體察使所得私也 十一月

巡視南漢山城形勢 城在廣州距京城數十里乃溫王舊都形勢壯固先生以爲修葺城于積粟屯兵使爲重鎭則京師之勢自固移文本道監司先設倉廒於其中 啓請與副使親往巡視措捘形便 三度呈辭啓 不允◇十二月甲辰辭體察使 不允◇冐辨柳祖認疏回啓 其畧曰柳祖認疏論時弊極陳砲殺手非我國所長并及私賤爲軍之失夫五兵并用不可偏廢我國雖以弓矢爲技然弓矢乃數十步技焉

銃乃數百步技與賊對陣我之弓矢未至於賊而賊
之銃九兩集於我當此之時雖以韓白為將不能當
矣近世中原無鳥銃戚繼光始得其法而訓鍊軍士
及為中國之技人性不甚相遠習慣而未成者非臣
愚之所聞也我國二百年昇平之餘軍政不修猝然
與強寇相敵土崩瓦解以至於此今茲破滅之餘一
新頹圯晝夜征繕以復讐雪恥為心可也而顧曰鍊
兵非所急亦見其迂遠而不適於時務也至於私賤
為軍之弊以公共之理言之則私賤獨非國民乎今
社稷墟矣生靈盡矣　國家於是計無所出艱難
收拾數十百千之卒以為訓鍊禦敵之計經年補綴
不成模樣有志之士可以隕涕而乃有無識之輩鼓
動異議無所不至其賢否何如也亦嘗所論治心持
敬之法頗切於根本之學而其曰惟聞鳥鵲之聲風
葉之韻者亦涉於禪家枯淡之病若夫帝王之學貫
於經綸必須本末兼舉體用該備內自心神性情之
徼外及政事施措之間循序條達精粗巨細無一不
貫大則經綸六合小則密勿秋毫然後方為明體適

用之學而不歸於有體無用之譏祖認之見似亦及此　上嘉歎不已　命繕寫爲屏以入張之座隅

二十四年丙申　先生五十五歲　正月定鍊兵規式頒行四道

先生講究軍政日不暇給嘗以團束鄕兵隨便操鍊之意　啓請頒示各道者再至是又申諭所領四路其一言古人以鄕井比閭出軍今依此意令各邑先求地面有某某里各以其面其里分其濶狹定爲哨官各出旗隊摠抄民鍊習此乃提綱挈領之法也其二言分軍之法依紀效新書而稍加增損一營統五司一司統五哨一哨統三旗一旗統三隊一隊幷火兵凡十一人此其大綱也今從各里各村居民附近團結爲隊若人多則三旗之外雖四旗五旗亦可三隊之外雖四隊五隊亦可軍少則一隊雖不滿十一人亦可不必移此而就彼離近而附遠也凡習陣或調發時大將傳令各營營將傳令把摠把摠以下以次傳令各率其軍齊赴信地不可參差時刻其三言軍數雖多而大將令營將則所統只五人營將令把

揔把揔令哨官則所統亦五人哨官令旗揔旗從令
隊揔則所統只三人而已天下豈有不能運用五人
三人者哉此乃操約施廣之道也京圻左營在龍津
則以利川加平等附近八邑之軍屬焉以利川爲前
司而各以形便爲中後左右司右營在水原禿城則
以水原安城等附近八邑之軍屬焉前營在龍仁石
城山城則以竹山果川等附近八邑之軍屬焉後營
在坡州山城則以高陽及開城府附近九邑之軍屬
焉各營分司如左營例中營在京城即訓鍊都監之
軍常時則分操於各營各司各哨大閱則五營之軍
都會一處江華喬桐在海中自爲一營不隷於陸軍
各營計軍而聚糧或備半年之食有餘則漸次財備
以有幹才者主其事軍器及旗幟金鼓之屬責令各
營措備各營皆擇形勢要險前臨平野可設教場處
築城用土樓櫓務令完固各司所在處亦擇地爲小
壘平時則合五哨之軍教鍊於此處有事則収近處
老弱及糧穀請野入保於其中各哨於各里亦設教
場以便訓鍊○先生又嘗規畫軍糧令每隊擇閑曠

永田十二人共治十斗之地先行於水原秋得稻八百餘石儲之禿城又欲令每隊出穀儲於各村每隊長撿察逐年加請分糶而略取其息有事則以為軍糧無事則以備水旱數年之後村村有蓄積與隋時義倉之制相近事未及施行而先生去位

同沈遊擊移咨獻議 先是天朝以李宗誠楊方亨為冊封使來到釜山將渡海封平秀吉為日本國王沈遊擊常往來倭營彌縫其事至是遊擊移咨我國請遣重臣跟冊使渡海朝議不知所處先生啓曰臣從前每疑此賊未消必為難從之請以起釁端今之事勢駸駸近之今此調信之回形色可疑恐其所要不止於通信亦或欲為背約而特假此爲辭況惟敬亦自知其事不了反欲歸過於我為自解之計如使平秀吉從迎 天使只要我使同行而已則調信何以連日與其類密議然後始見遊擊亦何以稱病閉門不面見 天使而但使下人傳報耶今此咨文若以直辭排之則陷墮於遊擊作弄之中而必將執此馳報 中朝曰封事將成而朝鮮不

許遣使故倭賊未退若欲順其所言則亦非人情義
理之所可忍而雖許遣使倭之去否未可必此所以
難處者也無已則當答之曰日本逆天悖理無故興
兵虔劉我生民焚夷我 廟社發掘我 丘陵弊邦
之人無不沫血飲泣以為有死而已豈敢言和今
天朝勞勳戚大臣涉不測之地要以解募息兵大人
當事啣命敎戒小邦至以陪臣隨 天使渡海禮義
當然見責此亦實關於 天朝大體第以日本人所
在反覆不可憑信雖 詔使以 皇靈臨之尚未得其
要領更亦何有於小邦 而以一使為重輕哉惟望大
人更査彼中情形并與冊使商確毋苟完目前而為
長遠之圖使小邦得免再誤於今日如此措辭以觀
其所答如何不可於一言之間輕為許與不許使難
收拾此乃極重機關從望廣採 廷議義自 聖衷俾
無後悔 上從之旣而遊擊督之不已時黃 二月癸
愼以遊擊接伴使在釜山 上遂遣愼行
丑 啓請巡視京畿上流郡邑防守形止仍請歸覲

許之○三月清明拜掃金溪先塋○四月承　召
還朝特　上聞先生道中墜馬賜內廄馬一匹　上劉請鎮定人心使天李
宗誠自儀營逃歸京師震動未數日出城者過半先
生上劉略曰　國家所以維持者人心而已雖危亂
之際人心固結則國安人心離散則國危若百官接
踵宵遁如前史所載則不待敵至而可知國勢之不
可為矣近日　上使出營之報纔至而人心洶洶如
驚濤駭浪數日之內去者太半宰相臺侍朝士之中
亦有先出家屬者令法官覺察以聞坊民先出去者
令漢城府五部書其姓名以待後日處置事請截禁
曉諭曰弘文館劉子曰　啓其略曰弘文館劉子所謂京師八方之根本何可舍
委而去之者也切於救時之策昔汴京淪於賊數胡
騎四面充斥而宗澤三呼過河張浚請進駐建康以
係中原之望良以天下之勢不進則退三軍萬姓之
心係於一人之進退若不以根本為必守之計則技

業何所庇覆至於還國圖存之說出於一時之倉卒非可為例自 上更加體念責勵羣臣以起四方之心以振中興之策 五月上劄辭職 不允時有趙完堵者上言先生擁發其父冐所當得之軍功先生上劄言臣居大臣之位爲人所污衊以至舉名直斥此必臣平日見輕於人之致敢望遞免臣職 荅曰細人搆陷之言不足置諸齒牙間宜勿辭 丁亥呈辭 不允○己丑再辭 不允○承 命巡視城闉○七月拜委官治李夢鶴獄 湖西賊李夢鶴者乘時嘯聚攻陷數郡勢甚鴟張先生上劄論把守事宜既而賊進圍洪州爲牧使洪可臣所擒鞫士大夫有連累被逮者先生爲委官一以至公治之無一橫罹遠近咸服○韓柳川手記曰宋李兩賊之獄公多所平反趙瑗以下表表之人賴公得釋人服其公平 閏八月率百官伏 閤 時 上命大臣聽政于 東宮先生率百官爭之甚

力有人謂先生曰將順莫無妨否先生曰何不九月
思之甚也伏　閏月餘鬚髮盡白竟蒙　允

戊戌呈辭　不允其後又再辭三辭至四辭皆　不
允　上以御札遣史官諭之曰當今之時予可以不
歎終日而退遜卿不可一日而離相位盖予有痼
疾不堪撲務其羞我可去非卿誰能辦濟世之功而
拯此塗炭之民也　毋庸固辭速爲出仕以濟時事十
月乙丑入侍朝講

二十五年丁酉先生五十六歲正月庚申承　命出巡京畿
引見　賜馬推二月癸未還朝○丁亥上劄辭職先是李統制舜臣在
閑山島累破賊賊將平行長患之欲覘其虛實使人
給右兵使金應瑞曰行長與淸正有隙今此和事之
不成淸正敗之也淸正今自日本來若以舟師邀之
海中則可擒應瑞上其事　朝議信之遂命舜臣進

擊舜臣起賊有詐遲徊累日而 朝廷連促之舜臣
不得已進兵則清正已回泊西生浦矣時忠清兵使
元均忌舜臣功高上疏以舜臣為逗留而舜臣忠直
素不事權貴且為先生所薦故時輩之不悅先生者
欲擠舜臣以及於先生誣以失誤軍機百端交搆
上震怒欲置舜臣於法以均代之先生曰統制使非
舜臣不可今事急而易將使閑山不守則湖南不可
保 上愈怒以備邊司為依阿不直諸臣皆惶懼不
敢言先生以國事成敗爭執不已數日 上命先生
出巡京畿而 引見宰臣諭舜臣之罪崔滉贊其决
舜臣遂獲罪先生還 朝上劄辭職 庚寅又上劄辭
不允其後均果大敗而湖南瓦解
職 不允自是至四月三上劄五度呈辭皆 不允
○八月乙丑承 命出巡京畿時賊再動兩湖崩潰
先生承 命即行出
巡江面令京畿右防禦使柳瀛守無限山城別將趙
撥守禿城左防禦使邊應星守婆娑城因往來沿江

一帶警備淺灘上劄自辨仍辭職 御批慰解辛巳還朝先生平生未嘗以辭色徇人人不敢干以私當國日久不悅者衆百計謀陷未得其便至是先生承 命出巡時提督麻貴在京有人譖於貴曰柳某今行率家屬出城貴信之言於邢軍門至載 奏文中既又飛語內入熒惑萬端 俄而賊兵漸近 上欲使 中殿出避兩司力爭之 上曰聞大臣亦有先出家屬者而臺諫不能論反以 中殿爲言大臣可謂有權蓋指先生也大司憲李憲國歷擧先生及他大臣家屬所在以辨之先生亦上劄自辨仍辭職 上答曰省劄爲卿深謝頃日人多先出家屬而論者又爲咎予予果不任私憤之際論者又只擧數人而塞之其時適有大臣家屬出去之說故曰其論 啓偶及之後見臺諫啓辭果是訛傳也當付之一笑 承 命發京豈可以此辭職乎卿宜勿辭斯速上來

畿黃海平安咸鏡等道兵入衛京師 時賊勢日急人心震恐城中居

民及各司典僕遺散殆盡於是徵先生所管四路兵
入衛至者數萬人以京畿兵分守上下江灘以黃海
等道兵分守城堞至於禁衛守直 天兵支供亦皆
賴此成樣初先生約束四道操鍊軍兵部伍整齊法
令明肅臨變徵發莫敢後
先既至亦無一人逃躱者 九月己亥扈 駕出巡江
上經理楊鎬都督麻貴自平壤至還 上出巡江面
時訛言洶洶至銅雀浮橋唐卒擁 上先渡扈
駕諸臣道阻不得從獨先生隨之經理共 上巡視
仍問柳某安在當使在側呼先生近前 上到處駐
馬勞慰將士謂先生曰
軍容至此卿之力也 壬子承 命出巡京畿湖西
賊既退 上命諸大臣分往各
道撫慰居民考覈諸將功罪 十月承 召還朝○
十一月戊申承 命南下時楊經理麻都督將南下
上命先生先往措置糧
餉 十二月省大夫人于奉化時大夫人避
亂在奉化 迎麻都督

于醴泉○迎楊經理于龍宮○上狀請鐫削職名

不允初楊經理將至謂鄕前通事曰汝國事當使如柳某者輔之後有毀於經理者曰柳某謂公無濟事才固多爲誣捏至貼謗書於經理館門經理信其說一日語人曰柳某得罪邢軍門逃避來此運糧等事專委尹承勳爲之先生聞之遂上狀言狀仍請鐫削職名　不允○白沙手記曰楊經理之素頗不悅於公至形言語人或危之後經理駐兵安東公曰事上謂經理不見語多侵凌譯人傳言從者失色公舉止徐緩不爲動譯者退謂人曰老爺不識柳某有鐵膓如是亂道耶及經理還京一日余與公同在公堂經理衙門譯官有來謂諸公語次道諸將之意曰欲自爲介而使公交驩諸將公正色曰非公事何敢私交雖當敬而待之其人不敢復言時余在座暗暗稱奇歸語所親曰士臨利害當如是隨楊經理赴蔚山

二十六年戊戌先生五十七歲正月被　召還省大夫人于奉化留數日二月乙丑還朝是行路過雲巖雲巖在丹陽郡南景致殊勝有曹神仙小亭廢棄者久先生以　內賜虎皮購得之有退休之志而繫官不得遂至是與尹從事敎立同遊題詩石上其後攻先生者至以爲田園遍一國先生與人書有丹崖翠壁並入彈文之語丁卯呈辭　不允○三月上劄辭　不允○又上劄辭　不允答曰當此艱危之時大臣豈可輕退雖有謗讟尤當竭力國事未宜輕自過慮體予至意勿爲更辭又三上劄固辭皆　不允答曰縣上辭章非不知卿之誠懇顧今國家危迫非大臣可辭之日適又　天朝文書督迫多有議處未可以遲緩者願卿扶病出仕欲面與相議四月庚申扈　駕往西江習陣○辛未呈辭　不允○

壬申上劄辭 不允○七月壬子承 命迎邢軍門于碧蹄○九月丙戌迎丁主事應泰于慕華館○乙巳率百官伏閤 初科道官主事丁應泰劾奏經理楊鎬喪師蔚山不以實聞及他誣罔誤事二十餘罪 朝廷遣使 上本伸辨憲府 啓當再遣時任大臣以重其事 上命左相李元翼往應奏聞之大怒并劾本國符同楊鎬共爲欺蔽且誣與倭通謀是日報至 上憤惋不視事諭大臣稟決庶政於 東宮朝廷遑遑時左相赴京右相李德馨從劉提督在順天獨先生在政府遂率二品以上伏閤請視事 上不允且欲 駕幸平山溫井以避應泰 命司僕寺立馬群臣危震恐失措丙午又伏閤是日被劾先生率百官連日力爭且議遣大臣辨丁應泰誣罔語 上終不視事舉朝遑遑會邢軍門差人詣 闕請發遣有風力科道四五員催運糧餉政院即具由 啓稟 上不答差

人立啓曰晩方承 命時先生方在闕庭 啓請視事吏判洪進持官案詣前問可差遣者倉卒點安宗以典翰金藎國執義黃廷喆兵曹正郎尹宏持平李爾瞻四人擬 啓時李爾瞻方不悅於先生陰伺間隙曰此激怒乃獨啓劾先生不自請衍尹宏疏縱發而語益峻於是 上下教曰爭是非之臺諫不可出乃以宋錫慶代爾瞻

丁未呈文于徐科道

先生既被劾而以國事方急政府無人不敢遽避偪從行仕一邊 啓請視事一邊陳辭於科道辭旨痛迫縷縷數百言科道為之感動聽納其說翌日又呈於兩軍門軍門亦洞知實狀慰勉甚至時 上猶不視事先生與百官奔走陳請憂悴滿顙而一日二日之間不悛者聲起接疏攻斥語益陰慘

戊申上劄自劾仍辭職

不允

劄畧曰臣遭 國家莫大之變處置顚倒羣情憤惋夫有一日 朝廷則當有一日紀綱公論國之紀綱也大臣身負罪犯不恤公論晏然如平日則何以為朝廷古人雖處一葉舟上而去就

不可苟良有以也伏乞俯察輿情遄棄臣職 己酉差陳奏使請 闕啓事

○庚戌上劄自劾先一日承文正字柳潚結羣奸投疏先生時在 闕庭終日 啓事而不得知及暮還家始聞之翌日乃上劄自劾畧曰臣被論既重當退伏待罪決不可抗顏朝列特以時方危急昨日冒犯公議并請 闕下隨參 啓事且啓臣奉使等事承文正字柳潚又上疏搘陳 臣罪惡疏已進 御而臣全不聞知 啓事自知臣之蹤跡孤危擬此 可知臣被論至此非但不可冒居大臣之臣今此奉使乃舉國莫大之事而顧使罪惡狼籍為一國最所賤棄者差遣其何以感動 皇聽臣亦何顏見 中朝士大夫論辨曲直乎臣今為此言罪臣者又必以規避遠行之目歸之事理如此死生榮辱有不可苟也 不允遣史官敦諭 辛亥出東城外待 命呈辭 不允李爾瞻柳潚及儒生洪奉先崔喜男等承奸人指嗾謀所以傾乾先生者無所不至至是喜男等往

海西召募無賴之徒數十人抵稱儒生奉先又聚其黨李好信等將入館陳疏恐諸生不從詐言將呈文辨誣于那軍門及科道官諸生信之及會奉先與好信往來附耳語良久始自袖中出疏草乃誣先生疏也諸生皆散去奉先好信獨與其徒若干人呈疏先生即出城待命　十月甲寅上劉辭　不允劉畧曰夫主辱臣死人臣之大節臣雖瘖劣寧不知此但人臣自處於無罪之地然後可以為國任事今臣前有規避不忠之罪後有植私貪權之惡嶺海之外是臣死所國言愈甚洶洶若沸臣雖欲抗顏出治使事人豈容之　朝廷亦豈可使負罪之人仍辱國命又將羞辱於　天子之庭哉伏乞　聖　明速遞臣職更出忠正憂國之人以為大臣奏請　天朝昭釋冤誣臨書涕泣不知所達　乙卯又上劉辭　不允劉畧曰朝廷之待大臣自有體貌有罪無罪當進退以禮不可牛維而馬縶其為大臣者亦顧念朝廷體貌進退之間稍有廉恥不敢以已之無狀而自同於廝隸賤僕

臣立朝三十年無一事報國而末路正得一箇奸字畢其平生而盡棄之孤 聖明知遇之恩負 君父涵育之澤尚何言哉臣屛伏郊外席藁待罪嶺海行遣之外更無重入國門之義伏乞 俯察輿情亟命遞臣職

又上劄辭 不允

劄畧曰國家之事急於晷刻而以臣之故大臣屢位陳奏之行亦未時定臣憂懼狼狽求一死不得伏覩 聖批以爲其言何足數臣罪當萬死而 聖恩優容如此臣寧不感激臣當初聞臺諫之啓乃是朝著間曰國事互相警切之語且其所論只一事在臣自處之道當受以爲罪勉所不及故抗顔行公出治使事最後館儒之疏則攻之不遺餘力至其末端所論則臣不忍讀且不忍書夫館學乃多士之所聚所言當爲一世公論使臣以爲不足數而抗首奮氣揚揚入政事堂則前此雖不必爲權奸而到此方始爲權奸矣自古豈有無公論之國家又豈有蔑公論而可以爲大臣又豈有舉國之人指以爲權奸而仍爲國任事者哉敢望 聖明早賜處置 戊午

遞陳奏使○己未移寓典農里○辛酉遞領議政○

乙丑府院君 批下○甲戌移寓往心里時臺議日激禍將不測士大夫畏其連累無相問者白沙李相公在備局呼吏卒曰促駕來吾將往拜豐原相公問者義之李統制舜臣在古今島聞先生被論失聲太息曰時事一至此乎呈辭 不允又呈辭

給由○十一月呈辭 給由○丙戌移寓釜浦○

戊子呈辭加 給由○庚子罷職○辛丑南行癸卯

渡龍津宿楊根大灘是日行至渡迷遷望見三角山下馬四拜盖過此則不復見京山也有詩云田園歸路三千里雖隔深恩四十年立馬渡迷回首望終南山色故依然甲辰步

駐聖德里先生既就途囊橐俱空急送人鄉家令齎糧以來己酉自楊根南

尋揚根娼感及金上舍彦琇各出米斗以盡歸之賴以作行而子弟皆徒步顚沛萬状辛亥宿忠州金灘時唐將吴經歷瑞麟在近聞先生來以拜帖來問欲相見先生謝以得罪回籍不敢當禮壬子宿德山村峽路險隘風雪大作日又曛黑咫尺不辨先生命僕夫叩石出火以相照間關得抵德山村夜已深矣十二月丙辰省大夫人于道心村村在太白山下丁巳削奪官職初鄭仁弘素仇先生欲害之至是仁弘啓文弘道爲正言攘臂擔當至以盧杞秦檜儗之人皆痛惋

二十七年己亥先生五十八歲二月丙寅省墓于金溪還至河隈○三月癸未出毛淵書堂謝客先生以大色日甚不敢接賓客時韓柳川爲嶺伯欲來訪先生以書辭焉近邑士林欲爲先生陳疏訟寃先生悉貽書所親使力止之○

時精舍桃花盛開先生愛玩之良久曰忽念此物開我何事心體澄虛不可有偏著仍書一絕四月丁巳奉大夫人設酌于松亭時大夫人新自道心還爲設小酌初大夫人聞先生削職而禍焰猶未已每夜鷄初鳴必整衣服酌水祝天曰吾子在家爲孝子在國爲忠臣皇天在上不敢虛誕如是者凡數句六月乙巳命還職牒未幾還收上命還給職牒三司論之上答玉堂劄曰論事過情非但其人不服旁觀者亦不服矣以主和二字爲執言之地至人比於秦檜檜受虜人之旨保全妻子而替來于宋所以爲金人謀力主和議殺岳飛等今柳成龍亦受倭賊之旨潛通陰謀保其妻子而主和耶是誠足以服人心而定國是乎蓋其心憫宗社之將亡天朝既令許和故權就其事律之以直道則予亦不敢不謂之誤也原其情不過如此而已嗟嗟其時孰不靡然到今爭自脫然曰余無是也此皆右相之罪人也且排衆論夜半遣使之說尤不足道其時廣叔廷議以

定其廷議在政院可考也果不為違衆而獨追乎况章
職已經歲月今何可不復其職乎云云初臺諫之以
和議攻先生也右相李恒福上疏言臣曾在南中與
李元翼語及時事臣謂今日國勢如人氣窒喉間
百脉將絶必先急下此氣然後生道可議此言惟元
翼聞之他人不知然臣何敢謂人不知而隱黙自諱
乎今既以此罪成龍則次第鍛鍊當及臣身矣 上
直之故 批中將擧之以謂三司說而竟從其議

八月庚寅往金溪拜掃路遇一人騎牛望先生馬而去子弟怒其無禮將罪之先生呵止之 乙未西川君鄭公崑壽來訪○九月甲寅與謙
巖公乘舟遊玉淵○十月丁丑獻壽于大夫人○與
金省克弘微書論學其畧曰今人於古人論學路逕未有一斑之見而虛誕驕傲抗然欲下視程朱鄙人未嘗不慨然發歎而無人言語人亦莫肯省念奈何然道理昭然只在眼前雖使象

山陽明生今之世僕亦未應遽豎降幡矧今世之所
謂餔糟啜醨者哉如君所見幸未乖角千萬勉之勿
爲異說所撓則豈但交遊之幸而已哉後又答書曰
所論爲學之意甚的實吾輩平生行己正坐無誠意
若存若亡表裏不一故畢竟所見不爲吾有而爲空
踈無用之物深願左右之勉之也但一段實理疑衆
在方寸云者語意未瑩蓋理本無形惟敬而循其所
當然之理動靜專一心不外馳則自有所至非如異
端聚弄精神於冥默窣窣之中也深望濯去舊見一
味潛心於四書以叔谿然之敎又曰自十餘年來朋
儕凋盡耳邊絕不聞道義之談近奉來示三發我意
僕於此事不敢忘諸心而至今無寸分真得往往墮
落坑塹中然其眼前路脉日益了了以此靜觀千聖
相傳宗旨如一繩貫珠耳又曰近日看何書意思如
何若從事於治心養性之業則世間許多紛紛者自
不能累吾之靈臺而亦不知老之將至矣平生每知
此意而若存若亡至今白髮滿頭然其貪者
飢寒不能以大撓者只賴此欛柄在手耳

二十八年庚子先生五十九歲正月庚午出玉淵種松步虛臺○三月己未奉大夫人往玉淵賞花○撰退溪先生年譜時新刻李先生文集士論以爲年譜須出先生手乃可傳亦久遠一辭來請先生乃與諸生寓定草記以成之有贈金而靜金士悅詩四絕其三日微言久絕人何在末學分離事亦難獨抱遺編與一唱瑤琴絃斷不堪彈其四日西林回首意茫然尚憶臨溪講學年咫尺眞源尋不到一節惆悵暮雲邊○五月甲辰出玉淵種竹于步虛臺七月乙巳聞　懿仁王后喪出玉淵舉哀以私處不敢設位只西望哭拜庚戌往謙庵哭臨變服○八月甲申往金溪拜掃與謙菴公同往以國恤略設素餐而行之戊子增築步虛臺改名遠觀臺○十月己亥有讀

大學有感十絶後與金省克書曰前冬思大學格物說似有契悟處謾書十絶今錄奉求正亦竊人心道心固皆心其知此為人知此為道者何物耶此物不昧精一之功在是比來此意思頗了了耳○先生嘗曰大學一書其要在一止字意當止於誠心當止於正身當止於修以至家國天下萬事萬物莫非有所當止者所謂格致惟欲知其所止而止耳又嘗著說論晦齋先生大學章句補遺誤改經文之誤

十一月癸卯 命給職牒先生聞 命有詩一絶行總寒雪夜蕭蕭千里楓宸夢裏遙白首縱霑新雨露豈宜重誤 聖明朝

十二月壬午西赴

山陵時議在外罷散官皆令入臨門人有以書問先生行止先生以為朝廷之禮以嚴為主非人人徑情冒進之地身無喪服立無班列情雖欲赴禮所不敢既而禮曹關文未到時論又甚峻先生遂行

庚寅哭送 梓宮於東城外路邊即日發還○戊戌

還玉淵精舍

二十九年辛丑 先生六十歲 三月壬寅移奉大夫人于先生第大夫人在謙巖公所先生與謙巖公至誠娛侍每於晨昏定省之時必相待同入未嘗先後至是謙巖公病劇先生懼大夫人驚憂致疾以權辭移奉焉 癸卯謙巖公捐館謙巖公自前冬有疾日益沉篤先生晝夜扶護藥物必先嘗未嘗一日安寢至是不克救 五月壬子葬謙巖公于金溪撰墓誌有祭文 又聞尹海原斗壽訃先生深加驚悼與人書曰此人在今日不易多得往在壬辰間若使別人當之吾輩已無餘矣近亦頗主平論而遽至此歎也奈何 八月丙戌丁大夫人憂〇十二月敘 命下〇

乙酉葬大夫人于金溪丙戌返哭于河隈

三十年壬寅先生六十一歲二月作慎終錄○四月作永慕錄有序跋冬修喪禮考證先生喪中讀禮書患其記載浩將而雜出難於參考於是以家禮所載各條為綱而蒐集禮說各以類附分為上中下三編又取楊氏儀禮服制圖式見於各條之下以便考閱 朝家錄薦謹時李公恒福主是事首舉先生曰此老盛德不可以一節名然錄於此選者欲洗鄙嗇之誣耳蓋文弘道戊戌啓辭語也

三十一年癸卯先生六十二歲正月 命賜食物○十月服闋時先生年過六旬而居憂致毀一如前喪自初喪一以及葬祭事無大小皆親自經紀未嘗使子弟代行其在墓所必朝夕拜省不避風雨遠近聞之無不憂其難保至是克終喪制人以為神明所扶云省墓于金溪

三十二年甲辰 先生六十三歲 三月復職拜府院君上疏辭
仍乞致仕 疏畧曰臣事國無狀律以公議當肆諸市
朝以謝國人 聖德涵洪曲加恩貸臣雖
至頑寧不知幸臣疊募孽既重家禍連仍喪兄失母形
影相吊朝夕待盡無復餘念惟欲於未死之前重入
脩門瞻望雲霄然後退塡溝壑乃於此時忽蒙大
恩臣當扶曳前進恭謝 闕下第臣喪禍之餘積憂
傷心病纏骨髓筋力無餘 鏤蟻之命死固已晩只恨
受恩未謝而將永辭 明時天實爲之亦復奈何
仍伏念罪戾餘喘 本不當以大臣自處妄有陳乞以
干雷霆之威然 君親之恩與天同大臣子之義
萬死猶存若過以畏懼不敢之故有懷不言默默退
處則跡涉違慢亦非臣分義所當爲思之累日終不
能自止敢罄將死之哀聲以求非常之洪造如蒙
聖上憐察特下有司遞免臣職或以前職致仕亢
出萬萬陶鎔今臣犬馬之齒踰六望七前去致仕之
年不多亦嘗從事於大臣之後適蒙 朝廷収録病

未能進百般思惟獨此一路稍可得通 送別金省元
故不得已冒昧籲呼伏希 聖慈矜憫

于玉淵 時金公赴江陵任所先生送之玉淵酒數行
且起金公忽慨然歎曰使先生而遂于荒時

事可傷先生愕然曰君何爲出此言老臣無狀使臣
事至此而 聖恩如天得延性命於田畝間至今七

年絲毫皆天之賜也仍洊泗之作一律以寄意曰
聖主洪恩重微臣罪釁多一言無報效萬計悉蹉

跎風樹南來晩宮雲北望賒 六月出玉淵○七月錄
惟殘數行淚寄灑漢江波

扈從勳二等 賜忠勤貞亮效節協策扈 聖功臣
號○癸酉有 旨宣召○八月甲申上疏辭 召命
並乞鐫免勳錄 不允 疏畧曰臣蓋蒙 天恩至被
宣召感激兢惶即當扶曳趨

道而不幸自七月患惡腫連日炎灼火毒蒸發腫爛
成瘡一室之內須人起居千里前旬百計無由臣實

憂憫不知所出又伏念臣曾在大臣之列貶官竄謫有罪無功而更忝勳籍爲聖朝羞辱臣之所以日夜慙懼尤不知所出者也伏願聖明照察徹懇鐫去臣名於勳籍中使臣少安愚分幸甚　九月

一幸

召辭謝遣忠勳府畫師忠勳府送畫師來請圖像先生以方辭勳謝遣之

與鄭愚伏景任書論學先生以朱子書節要遺愚伏曰與書曰與中有無限光風霽月但世之讀者未免先向蠶絲牛毛上尋討頭緒而失却天高海濶底骨次卽今中原論議紛紛累寡先生者正坐讀不善耳何預於先生耶愚伏以書來禀先向之先字請易以但字先生又答曰人患不能蠶絲牛毛耳苟能之海濶天高在其中非別樣事示諭易先爲但甚當但中庸言尊德性而道問學不曰道問學而尊德性所爭先後幾何畢竟向望放宿處不可不思耳○先生自少時患世之學者繳繞於文義之末而欠却本源工夫常以爲所貴乎學者以其心志安定思慮清明然後窮格之功始有所措

若於心地間無培養涵蓄之力則所謂學問思辨省察克治亦何所憑據哉其與人論學必以收放心爲第一件事又嘗論儒釋之辨不可就一事說須就二家本源起頭處仔細看破若於此看得分明則眼前黑白較然矣今有人一南一北運腳趲程步步相似只是向往處異耳

讀陽明集有詩

若序

序略曰陽明與朱子學背馳大要只在於致知格物四字上別立意見朱子謂人心之靈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使人即物窮理以致其知陽明則以爲理在吾心不可外索其論學一以良知爲主昔孟子論理義之悅心必以耳目爲諭蓋就人之所易知者以明之也夫目固足以見天下之色然天下無色則目何有見耳固足以聽天下之聲然天下無聲則耳何所聽口固足以辨天下之味然天下無味則口何所辨斯固合內外之道不可專以在內者爲是而在外者爲非也若捐去書冊瞑目一室但事於本心良知之間則雖一時凝定之力稍若有得而所謂三千三百致廣大盡精微者終不能如聖人

矣吁嘉定以後宋學之弊已極於口耳出入之間陽明其亦矯枉而過直者歟不然無乃禪家所謂改頭換面以籠罩一世者耶詩凡二篇其一斥陽明之說曰陽明每說心爲理理在吾心不在書入辭有口能知來味辨熊魚始不蹊道有萬殊歸一法地分胡越盡吾廬如今天下懷襄甚惆悵何人更鑿蹻其二警俗學之弊曰嘉定年間宋學弊尋枝摘葉盡無窮從聞嫏嬛周天下不顧明明堂晝日空燭幽莫忘徑寸鑑行船須倚半帆風省他擾擾昏昏地一念回光便見光功○或有問陽明本心之說可以救嘉定文義之弊乎先生曰昔人見有困於文者卻欲去投水火雖異其爲殺人則同陽明欲救宋末文義之弊而專爲本心之說不知其流弊反有甚於文義也　十二月拜掃金溪先塋

二十三年乙巳先生六十四歲正月辛巳上箋陳謝時三功臣會盟祭禮成下　教書賜銀縮廐馬又令本道監司遣長吏存問並致米豆酒饌先生上箋陳謝　作知

行說其略曰聖賢之學雖重於行而亦以知爲貴雖篤行而知未至則未免爲習不著行不察終不足以通道術而詣極也然古人之所謂知者眞知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今之掇拾於言語文字之末論性論理自以爲知而畧無干涉於心身者皆德之棄也以此爲知奚啻千里 作知行合一說王陽明合知行爲一力詆宋子之論先生作是說以辨之 三月辛巳上疏辭奉朝賀祿 不允 時忠勳府以先生勳舊大臣退在鄕曲啓請給正一品奉朝賀祿先生以病伏遠外無事而食爲未安上疏力辭 答曰卿以元勳大臣退居荒野令本道給俸實出於繼廩之意而今又辭之予甚缺然優待勳舊禮宜如是豈以無事而食爲辭不體 朝家之盛意乎 卿其安心勿辭 四月戊辰長子袽卒 有祭文及行狀 七月戊寅晉先祖墓于慈峩山 ○ 九月移寓西義洞 時河隈新經北寇悳討未蕩然風勢甚亂不

便調養先生以西義洞在漆山中且無外客應接之煩遂移寓焉 哭金晉竟詐 金公有文學爲先生所愛重至是遷于左陵任所先生痛惜之有詩一絶云朔風獮怒動西林千里書來報惡音白首入門誰我在不知誰復更論心

作帝王紀年錄 合中國我東爲一錄中國自唐堯甲辰始我東自檀君戊辰始參互記述以及歷代使便覽未完成編

三十四年丙午 先生六十五歲 三月作草堂于西義洞 堂僅三間制甚樸陋先生處之怡然以弄丸名其齋嘗謂子弟曰人之所以汲汲利慾喪廉恥者皆由於不知足也此屋雖陋亦足以蔽風雨度寒暑過此何求夫人安於所遇而無戚戚之懷則何處不可居乎○堂之西有小溪出巖石間清淺可愛鑿小池引溪水循除而注之吟哦其間

作釣名說 上即阼之初崇奬儒術士多向學非程朱之書不讀既而時尚漸變或有假此以進而未免狼狽於末節世遂以心經

近思錄指為銘名之館絕無學背者跋 聖諭錄後

次子端請受心經先生喜作是說

先生裒集前後所受 批答及有 旨為一冊名曰

聖諭錄跋其後曰小臣無狀受 君父罔極之恩

無一補報赤路罪積釁重狼狽如此然猶保全性命

食息於田野之間莫非 洪造螻蟻微忱終無得效

之日謹錄平日所承 敎旨為一冊庶幾朝夕擔頻瞻拜兩讀之且悲且感不能自已云

八月拜掃金溪還河隈為行先妣忌祀自金溪還河隈時先生有疾子弟請還西美洞調護先生不許曰着吾氣力行祭之日無幾

九月還西美洞○與宗人會奠于慈坡先祖墓先是謙菴公以先祖墳塋散在諸處香火不繼世代寖遠子孫或有不識墓門者遂與宗人定議歲一祭之遵行不廢

十二月乙巳力疾哭送已姊淑人旅櫬于新陽里既還疾轉劇淑人歿於癸巳權窆金溪先山至是返葬

于廣州先生自月初已有疾是日風雪大作欲力疾往送之家人子弟更諫先生不聽往哭盡哀而還○先生平居莊敬自持雖家人子弟未嘗見其有欹側懈惰之容非甚病必正衣冠端坐講論經籍未嘗或怠自新陽送喪之後氣益不平猶晨興冠帶出於外堂與子弟輩披退陶先生文集因講論義理或至夜分又以文集編帙浩穰未易講究欲倣朱子書節要例畧加删節別為一帙以便後學觀覽病未克就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六十六歲正月癸巳書許魯齋詩以示子弟 書魯齋萬般補養皆為偽只有操心是要規之句以示子弟曰此乃魯齋名言汝輩終身體念可也

二月甲午還居草堂 先生平生行事動遵禮法雖起居細微之節亦必致謹至是病篤以所居之室頻擾遂出草堂自後揮斥婦女不使近前雖女奴之供役者不敢輒入房內 命兄子禱治壽器 先生又言古人平居寢臥於床以此為斂今人必撤戶以斂甚不可仍命

作小床甲辰書告客位先生聞知舊捐繼來問以書
以備用告之曰生病勢彌留日益困
劇往往微聞賢賓友相繼問訊死生之際情當一一
迎見永訣氣力有所不及意莫之遂惟望諸賢㝠諒
此誠意有可告語者勿憚告諭如
有欲面見者亦因子弟相告幸甚乙巳有詩一首示
子弟詩曰林間一鳥啼不息門外丁丁聞伐木一氣
聚散亦偶然只恨平生多愧作勉爾子孫須慎
循忠孝之
外無事業丁未有 旨召以疾辭○三月丙寅 上
遣內醫看病 上聞先生有病傳于政院曰大臣在
外病重本道監司何無一言以啓令
內醫賫藥往救先生聞之感激垂涕曰
天恩罔極既至加朝服於身而見之壬申草遺疏
先生雖退處畎畝而愛君憂國之念一息靡懈丙午
冬 上以臨海君作弊民間而羣臣不言僨事象政
院先生聞之以聖敎貼壁莊誦曰古人所謂大哉
王言一哉王心者此也常欽〻疏言事而未果及薨

篤概然曰吾爲大臣豈可無一言而死乎遂草疏未
及上又有 遣內醫看病之命略改措語有前後
兩劄其前劄曰古人死有遺表以伸臣子之義今臣
病昏精神已荒別無所言但念國家大亂纔弭而餘
憂尚多一朝釁孽復生深墍無厭寧保無事於將來
惟望 聖明深思永念修德立政以立根本公聽並
觀以盡群情養民用賢修明軍政愼擇良將委任責
成臣之所欲言者惟此而已未端又言措置晉州事
後劄曰臣今年六十六歲大命已盡理難久延伏蒙
聖慈遣醫治病臣不勝感激惶懼敢於垂盡之際
罄此將死之哀鳴云其下所陳與前劄略同而語意
加切○一日謂子袗曰死生常理我豈怛化而動於
中者哉惟向 國一念至死難忘向因橋姪聞 命
朝廷舉措有可憂者今已三日而心猶未釋云
兒子袗書遺戒其略曰汝輩力念善事方行善事則
家世庶可保矣吾無功德於世一死當
薄葬勿請人爲碑銘挽亦自爲而送者用之且持守
家業自有體統不可紊亂誠孝和睦乃是守家之道

喪祭惟在誠敬勿務爲豊後其餘處置家事數條 命子弟錄還他人書籍又授取諸公所求行狀草封爲一軸使勿遺失命編病中所作詩爲觀化錄○

四月命謝客先是病雖革猶時延見外客至是命謝客曰欲安靜還造化也五月六日戊辰辰時終于寢前一日夜不待人扶自起坐曰今日豁然若無病時矣誦洪範終篇是日辰初使人邀內醫內醫以煎藥不即入累命促之既至握手與訣曰遠來者病 天是罔極君之勤苦亦甚矣幾日可達京都耶即命整席於堂中間欲移就之侍者恐其勞動添傷固諫終不聽亟扶掖以就北 向正坐恬然而逝○先生嘗曰吾平生有三恨未報 君親之恩一恨也爵位太濫而不能早退二恨也妄有學道之志而無成三恨也

甲戌訃聞 命遣承旨致弔上震悼輟朝傳于政院曰大臣卒逝予甚慟悼可令承旨往弔既而又遣禮官致祭 東宮亦遣宮弔祭

六月癸巳 命下遺跡于備邊司 傳于政院曰豐原府院君遺劄自上當為體念下于備邊司亦令議處備邊司 啓曰柳成龍平日憂 君憂國之心惓惓不已及其臨終進劄辭意悲切劄中所陳皆時務之當急者而其論晋州事益見其至死不忘 國事之誠心也令本道監兵使審度 啓 聞為當 傳曰允 七月丁酉葬于府西壽洞里後山子坐午向之原 初京中士大夫聞先生之訃皆於先生京第遺墟為位而哭之市民亦以白衣白巾奔走來哭各廛列肆致賻〇國制大臣之喪停朝市三日至是市民等於三日外加停一日譆涕於道曰吾等失此賢相若赤子失慈母也隣邑之人無論士子品官皆悲痛咨嗟爭來弔哭鄉校書院亦相繼致祭至葬時士大夫及儒生來會者四百餘人有不食酒肉過卒哭者

四十二年甲寅四月丁亥奉安位版於屏山書院行

釋菜禮院在河隈上流五里許豐山縣舊有豐岳書堂先生以堂在官道傍不合藏修之所諭本縣學子移建于此至是儒生立祠其側

四十八年庚申九月奉屛山位版祔享于廬江書院

退溪李先生廟院在府治東二十里許士林以先生之道得於李先生服食尊道祠為宜奉屛山位版配享于廬江

天啓七年丁卯十月奉安位版于南溪書院院在軍威縣西五里即南溪書堂舊址

崇禎二年己巳二月 贈謚曰文忠道德博聞曰文危身奉上曰忠

三月復奉安位版于屛山書院至是多士以為先生杖屨之地不可不俎

豆之且屛山湛盧一邑兩院自有違
寧故事復奉安位版于屛山書院

四年辛未九月奉安位版于道南書院院在尙州治東十五里舊
祀圃隱寒暄一蠹晦齋退溪
五先生至是以先生配享

仁祖朝癸未十月奉安位版于三江書院院在龍宮縣南十里
奉安圃隱退溪兩
先生以先生配享

今上己巳十月奉安位版于氷山書院院在義城縣南四十里舊
祀晦齋慕齋兩先生
至是以先生並享

西厓先生年譜卷之二